

袁州府志卷之十五

藝文三

記

仰山廟記

張商英

仰山在州南六十里二神姓蕭氏仲父曰分大季子曰

隆初廟在山之獺潭後徙于堵田唐咸通中封秩視

文昌郎南唐時分大封威烈王隆封寧顯公本朝大中

祥符二年改封王曰靈濟公曰明顯考之遺圖訪之

者舊昔有徐璠者宜春浦村人也還自維揚舟次彭

蠡有兩蕭生附舟以載順風揚帆一夕至袁顧謂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予家仰山之下石橋之右若欲雨欲暘乎璠悟其神也叩頭訴曰璠無田可耕雨暘非急俄而山水大至夷高淖下爲田五頃今浦村西徐田是也唐武宣間釋之徒有惠寂者隱於郴州王莽山以嗣瀉山靈祐之道宴坐之際禪牀陷地尺許山神跪曰吾地薄不足以棲大士袁州南仰師所居也會昌元年寂捧錫而來尋澗而入夜憇大槪泊然假寐有二白衣進曰深山險絕師當何往寂曰吾欲卜菴于此白衣曰我山神也願以此山施師寂曰汝能發歡喜心廣大心無障礙心無分別心則吾受汝施白衣曰諾卽指

集雲峯下曰菴基莫吉於此居數月神來告曰陋旅據水上游恐汗飲漱遂徙居下流五里三年四月十三日神又來言曰師淨侶日盛咫尺共住勢非所安請徙居中途且以族四方參學爲一頓之地是夕大風雨拔木黎明廟已建于堵田寂之將滅也神泣別曰法恩深厚未知所報寂曰吾師瀉山以正月八日去寂汝能爲吾營齋吾事畢矣於是城中火神於空中具述其事太守再拜許之火乃滅遂於其日齋僧於廟席地而坐威靈恐怖衆莫之測神言曰何不造僧堂擊楫椎如叢林之制衆又從之徐鉉在金陵時

二少年謁見風姿灑落語論高妙鉉曰二君吾國之秀也何相見之晚耶少年曰僕家于宜春之南三十里方春農事興國人用羊豕腥膻姑至此避之鉉異之遣人物色已失所在此仰山之大畧也吾聞莊周之言夫道生天生地神鬼神帝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然則山川之神皆得其所以為之道而分授天地之職故能雷霆電雹以致其威雨雪霧露以致其澤祥風休氣以致其和疵癘旱露以致其罰惟其得道也故可以與之進乎道若二神者幾之矣嗚呼茲山介於南方僻左之境蛇蟒之都虎

狔狐之所廬魍魎之所窟宅蔽以荆榛限以嶄絕樵夫牧子望崖而返馬蹄車轍不與人間世通者莫知其幾千萬年而二蕭乃與惠寂老相值于曠莽岑寂之間悅其風樂其說不愛其宮室居處之安谿山形勢之美委而去之無少靳心若二蕭者其進乎道者矣惠寂老歸死於東山其事獨傳於其徒而其徒不能宏其事繼之以亂離因之以廢壞邪巫老祝假託禍禱以瞽流俗而神死亡以明予素知之元祐六年春將漕江西會廟令盜神廩者為姦而佛印禪師了元者適居仰山因移郡下元擇僧主之元來

言曰淫祀不可遽革釋乎巫乎一聽於神禱而卜之神以釋告於是國人改噐悍調伏流膏割鮮化爲伊蒲塞之饌淫歌踏舞化爲清磬梵竺之音元遣法子正已求文記之因敘其本末而示之時元祐七年九月辛丑日記

石乳洞記

鄭王賓

袁爲州在禹別揚州之西南治宜春按寰宇記宜春有石室山今乳洞是也大中元年刺史蘇公球於嘉平節率其僚游而觀獵焉命從事魯受爲文識之題曰乳洞文久失傳莫稽其迹後有蕭元宗者縣掾也

書于壁間亦能言大中事惜當時之文不授無以紀勝槩元宗雖能言之何益也余被命典教於袁有休嘗從容茲所嘉其隱然天成殆鬼謀神力與人世絕遠自立區域也將使聞四方傳不朽因敘其畧洞在縣東三十五里洞之前有石亭衡二十五步廣三步有奇崇五十尺坦而明無翳礙亭之中有門自門而入密不容光若廣宮大厦闐然而夜半也執炬循行歷歷可數曲而深度百尋其廣自三步其崇自五尺而殺之環蓋維石門入而履之初則乎土也可驟可馳已而降登旋折所觸惟石素乳盤結下垂旁出

異狀爭進人物可命若觀音若波羅若鍾者若田者若若者觀音之狀下覆上承羅漢之狀森列不一鍾無形而有聲附壁莫辨叩之乃應田宿井有丘塍卑高廣狹爲之制井分三級水清而甘滿不溢酌不減田之上有小洞方廣二十餘尺峻不可入號石倉井之旁深入可十尋裂兩岐終合而一號南北市洞之略如此洞之中冬溫而夏涼昔有李生者隱焉里落每夏旱則往問雨之日告無差期人咸異之其化也又斫木堊墁立像而神事焉像今存於亭猶爲里落所事或無雨禱之必從生旣失其名字且不知其世聲聞相傳在人耳目余意天造鬼置當有物護持代不乏處者豈一李生上哉恐未易窺耳抑嘗聞陸羽茶經其評水謂山水上乳泉石也又上信也然羽雖喜泉源使其品第必知洞之水不劣於惠山虎丘也及讀韓吏部江山多勝遊之句其謂宜春則是矣然吏部雖賞宜春江山之勝亦未必知乳洞又其勝者也政和癸巳中和日記

綠陰亭記

王欽若

山之秀曰宜陽水之秀曰潯陽山之秀不在乎石在乎巖抱谷走飛泉凜人風松彈秋寒猿嘯月水之秀

不在乎聲在乎練曳玉瑩習險藏雲輕吹不來與天
同色山水之異孰可甲乎哉縣之勝槩星攢昔賢遊
意如統乎純粹主其景物不舍晝夜用廣經綸故臨
江有亭亭號綠陰縱目放懷以觀萬象金革多事龍
虎各從嗟乎陵谷無常風雨攸除使遠懷阻志來者
可追河南褚公爲君子儒作一邑長弘廣之量溫厚
之言散爲和氣不嚴而理御衆以寬因覽縣圖傷其
堂構有名無實是昧聰明乃率俸金以哀力士柳以
固本石以崇基無怠無荒匪求縱逸不日不月爰成
厥功清風約明月同歸夕照共汀鷗自去不獨節宣

其氣抑亦鑒貌於民在乎尊賢容衆之道也欽若才
非滿斗智可挈瓶此時雖在於後時他日冀榮於前
日取笑作者何樂如斯

重修先聖廟并起講堂記 楊侃

夫子作春秋記天王諸侯行事一有違於道者必直
書以貶之其刪詩書有人君忌諱之事臣下怨刺之
言無不存而爲勸戒垂而爲經典後王觀之不敢以
爲非而以自儆焉抑夫子之文懲惡勸善使人君者
懼而修德也如是後之直史敢以君之過書于簡牘
而無罪者賴夫子之遺法也文之立教豈不大哉世

之有文猶天之有日月也文之有夫子猶日月之中也日月中而天下明夫子生而斯文振百王以是尊其道而重其祀也若乃上下薦饌天子率公卿以觀禮大昕視學有司興秩節而告祭在漢則因東巡過魯而祠以殊禮幸闕里舊宅而仰其遺風在魏則辟雍陳太牢之饗魯廟置百戶之衛在晉則中堂設祀法駕必行在唐則高祖幸國學親臨釋奠太宗改祠又不以人臣主祭開元中冊贈王爵所尊之禮內出袞冕以被之正南面之坐奏宮懸之樂至於嫡孫奉後歷代有襲封之榮十哲從祀列爵皆通侯之貴

教先崇本禮惟繫信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今皇帝明文聖哲出於生知嗣位之初嘗幸太學召博士諸儒設講榻當御坐之前執經釋義賜帛有差自是太學之制一變復古邊豆于戚之容燦然大備大學士王公欽若上言王者化民由中而及外古之立學自國而達鄉今釋菜之禮獨盛於上庠函丈之教未洽於四海興文之代而闕禮若斯上以其名儒之言助我教化下之有司去年詔天下諸郡咸修先聖之廟又詔廟中起講堂聚學徒出儒雅可爲人師者以教焉侃叨在方州親承詔命出公錢市良材計日

程工庀徒興事巋然廟堂增舊基也燦然聖像加繪
飾也築室于東祀官致齋者居焉立學于西生徒受
業者集焉抑師道久廢方倚席而不講儒風一勸盡
橫經而請益絳紗前垂束脩次列方領矩步之容春
誦夏絃之聲濟濟焉洋洋焉與古同風矣昔文翁守
蜀始立學官而教其民於是巴蜀大化有齊魯之風
今江表素重文宜春古多奇士矧天子爲之勸學長
吏爲之擇師豈風俗難教不若文翁以一郡守自化
其民哉諸生其勉之時景德四年協洽歲林鍾月記

新修郡小廳記

楊侃

郡之有小廳所以便於臨事也長吏大其庭峻其階
深居以自重使下民望之堂上千里雖訴寃而來必
抱恨而出矣其或公門大開民見無阻庭宇之制不
壯等威階無尺高坐與軒近上下之言接左右之壅
開臨問其是非就辨其情僞則何細而不察何隱而
不知乎袁之於江南中郡也地接湖湘俗雜吳楚壤
沃而利厚人繁而訟多自皇宋削吏權而責治術天
下之郡古稱難治而袁實次之何者編戶之內學訟
成風鄉校之中校律爲業故其巧僞彌甚錐刀必爭
引條指例而自陳訐私發隱以相報至有訟一起而

百夫繫獄辭兩疑而連歲不決皆謂弊在民知法也抑法者民之銜勒嘗聞上執之可以御下下持之可以犯上也是故子產鑄之於鼎鄭國不聞不治商君令之於是秦人不聞不畏且民者冥也以其冥然無知所以難治也今袁之民既皆知法是治也非難治也其由在上者自紊其法故民得以紛紜于下也嗚呼政不廉法不平雖非袁民口不可塞也既廉且平袁民其如予何侃臨郡邑十有八年之六年秋自筠移治是郡察弊問俗不俟下車然於布政亦未嘗一日敢變十八年之所行也既而獄訟清郡事簡比前

所治不見其異則知有不治吏無難治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安有袁乎吉乎易治郡乎郡庭之西有複廳焉巨梁中折別柱四扶漏若踈網簷溜斷飛鸞來不巢人過恐壓郡更數守空而弗居今歲田農之家百穀大稔營壘之士復多休息乃命凡民有州縣之役于版圖者均出其財以助興葺命工庀徒咸出卒伍無勞民也營繕既畢規撫咸新不志以文來者何覩時歲在敦牂月次應鍾日記

疏泉亭記

袁延慶

疏泉亭之建由官渠復治而作焉官渠之作唐元和

中刺史李將順鎮是州民嘗苦火災公指源引水灌城而入周遶民居不獨爲火備亦以灌溉濯滌民獲其利而服其惠公罷去繼處者不能嗣循其績渠於是爲平地後二百年蘭臺王公懿典是郡復以州人頻年爲火所困王公謂不若治舊渠以爲備然經制靡固而鉤索猶淺王公適去渠隨而塞蓋其疏泄不勤而工築非永又二十年延慶自同得罪倖是郡至郡時居民新爲火所焚蕩然如野處噫民何知而居上者不與之爲備也豈其器訟犴獄按決不追而力不及於是也由是訪耆老詢故迹深決而浚引溢城

西池透幽穿深循環宛轉衢巷間肆無所不周潺潺泠泠聞之使人有山林興接郡之左因瀦爲池池中築洲洲林以竹其下種蓮復爲是亭以對其景爲亭之意蓋欲其登則思李之經始王之嗣興而延慶復大其迹將以防民患建民利無使如李公之後二百年間無若李公之用心者乃因命之爲疏泉亭仍賦詩一章刻于屋壁天禧三年九月五日記

分宜新修廨宇記

唐靜

國朝雍熙中以袁之宜春地大民衆析二萬室爲分宜郡東馳一會置理所于水濱水之名曰秀其流更

三百里昔人詩賦多稱之景祐丙子夏苦雨水驟漲
民廬墊官舍圖籍公廩蘊蓄靡不壞實自平日規構
不圖遠其址下材用樸楸歷政憂之猶旅寓故其陋
也寢久患至而不克抹時琅琊王君以佐著作爲之
宰務以道德佑其民然而遇歲凶叫飢者盈塗日與
其佐萬吳二君子周爰賑給故葺壞圖新僱工勞力
而不忍也吏有詳利病知經久之可爲者集其徒與
富民議其故且曰吾邑之罹水患也公宇壞旦夕居
者懼危壓廩儲因繫燥濕無所避吾邑長與其佐皆
仁明固不忍徭於一丁二款於一戶然則吾儕之倉

箱僅有積遇饑年而不知散盍捐乎萬一以助營繕
與夫修佛宮飯緇流希諸福而發其財者首之櫛去
一髮耳不亦愈乎衆曰然君與二佐悅聞之甚瘳暑
之得涼颺餒腹之遇嘉穀也一之日言風乎境內二
之日齋金粟而臻者連連莫之能禦專委史司之出
納謹其籍凡百規度稟君之風旨自是梓人獻能市
巨材于山隆其址十倍於舊遠邇之饑者日傭千夫
揮鍤運土殫工致力實腹而暮歸未十旬厥工告備
入閤閔東西爲二佐居揭重樓以祕敕書翼修廊以
分吏局高廩庾以虞後患豁狃犴以副欽恤自蒞事

堂卻眠正寢轍轍然至于庖厨齋閣靡微而弗具矣
乎軼大壯之妙矣民始知百里之任如古諸侯之有
制也或歎曰豈水之爲患乎天假吾邑長因其壞而
變其陋矣不然何以使人發其財而忘其吝也如是
哉又曰豈天之欲新是邑乎假吾邑長因歲凶而活
其民矣不然何以日傭千夫使之無菜色也如是哉
識者謂君之蓄道藏德發之以惠民豈止是而已乎
若將適千里騁騏驥初舉足於莊道矣然而棟宇之
設古聖人著之於經取諸大壯不可謂之細務也衛
文公徙居楚丘營宮室而百姓悅之故詩人美焉著

於篇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洎
乎晉昭公不能修道以政其國故詩人刺焉著於篇
曰山有栲櫟有杻子有庭戶弗灑弗掃是則詩人之
美刺也刪自聖手垂世以爲法式豈誣於後之人乎
若君之爲邑知言者宜乎美矣靜夙受知于主爵清
河公伯起見其取人也詳非名符於實則未始輕譽
嘗謂於靜曰予漕運於江西按部凡十見其政之殊
者王分宜而已浚水之爲患人甚賴焉予狀其實聞
朝廷請三載成績使之緝蕪振墜則其民永永爲利
果未幾詔下從之不獨彼民之幸亦予之幸也靜移

疾訪醫因道出於斯見其吏之與民萬口一舌求文以承其事固知伯起之賢其知人也如是是用發其辭請刊石丁丑季春十有三日也

信美亭記

韓綜

清河張太素以才歷內外要職顯聲當世坐前按河北獄失先時察甘陵變左遷通判袁州至則官修政閒不以進退嬰其慮曠然尚泉石之賞予亦自右史再謫守袁主諾多暇道義相歡侑以文酒爲樂一日口予曰近郭有雷潭迹諸地蓋勝踐也因泛舟遊焉其淵旋泓渟清可數物意嘗爲神龍之所潛蟄不然

何發泉而震異若是旣而回橈望瀕江之陰巖壑縈抱喬木森鬱雲生烟霏有僧剎出于林表髣髴如畫余方指坐客以誇視則曰太素嘗愛斯境俾寺僧剏亭其端䟽蹬道以徑于江涘余乃弭舟陟級與賓僚登亭而落之下視江山千里迎目使人爽然有高遠之思而忘留滯之感太素謂茲亭不可以不名乎遠余偶誦王仲宣登樓賦有若信美而非吾土之句客有欲以是名其亭者因題曰信美亭聊以述遊覽之勝且志茲亭於不朽也皇祐元年四月八日記

郡廳壁題名記

韓綜

按輿地志宜春郡在禹別揚州之城春秋屬吳楚之國秦爲九江郡亦曰南楚漢初啓國大封子弟波漢之陽亘九疑爲長沙孝武以疆土過制制詔御史諸侯王欲分子弟邑者各條上定其號名自是長沙王發得侯其子成於宜春原建國之舊析於長沙厥後侯削入于郡縣訖漢領其地於豫章吳始立安成郡晉改宜陽隋開皇中肇置袁州歷唐不革斥備遠服用亦輕五代俶擾僞邦竊據開寶中王師平秣陵負固之地圖板歸於有司逮今歷七十載民安厥業休我樂土尸是任者頗習唐故余以坐累得補茲郡

暇日閱公寢北壁隋唐刺史題名暨僞命守土者姓氏蓋武帥擅兵崇大位者俾表奏吏據舊纂爲此記起開皇十一年刺史袁伯通而下刻名者凡百有七人及觀修夫子廟記乃刺史蕭定大曆三年所作視壁間漏缺名氏惜其刊去舊記繆畧析亂莫可攷正而又開寶以後領是郡者輒識名於僞命者之次豈春秋記事尊王之法乎今紀自朝廷置守之臣繇殿中丞王澣而下得三十有二人表其位氏題于樂石揭寘東序將以監居任者政治而韋絃之且以附于史官地理志皇祐元年八月二十五日記

韓文公廟記

祖無擇

元和十五年昌黎韓文公嘗爲袁州刺史後一百三十四年無擇實莅此州築宮而祀之公諱愈字退之幼孤見鞠於兄嫂氏嫂卒服朞喪以報德進士及第應董晉張建封辟爲汴徐二府從事入爲國子博士監察御史關中大旱民死盈路公請寬征復租幸臣切齒貶連州陽山縣令在陽山有善政旣去人懷其惠生子悉以韓名繇江陵府法曹參軍再爲博士避謗分司東都遷尚書都官員外郎判祠部僧之無良者一切寘于理用是復力穡者衆改河南縣令將發

魏鄆幽鎮留邸亡卒尹恐禁止歷職方員外郎及比部考功郎中史館修撰知制誥初議討吳元濟朝廷文武大臣無敢言者公以爲宰相被殺中丞傷僅免若是兵可息乎及裴度出征公以太子右庶子爲行軍司馬先馳至汴說韓都統洪韓輿疾以從蔡州平公謂度曰王承宗可取乃授書栢耆以往承宗卽獻德棣二州轉刑部侍郎佛骨至自鳳翔百姓火肌膚爲傾京師公上疏極諫其不可因得罪貶潮州刺史近境有鱷魚食人公以文逐之魚輒遠去人用無患移刺袁州袁之民男女爲人隸者踰約則沒不得出

公皆計傭予直而出之尋奏而著於令拜國子祭酒
接學官儒生必以禮除兵部侍郎鎮州亂殺其帥署
王廷湊爲節度詔公宣撫旣行穆宗遽止之公已入
矣衆皆危公公辭氣慷慨如蹈無人之境與士卒論
存亡逆順之理莫不聽命解深州圍歸牛元翼以吏
部侍郎典選聽令史出入令史之勢遂輕任京兆尹
六軍將士咸畏憚帖帖不敢犯曰是欲燒佛骨者其
爲人信服也如此憲宗旣貶公於潮且將復用之爲
皇甫鎛所忌乃以公爲狂疏止可量移一郡故有京
州之命公自鎮州還穆宗卽欲相之會京兆尹以不

治聞乃擢公兼御史大夫有敕無臺叅中丞李紳繇
是不協復爲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嗚呼公之器
業可謂宏深魁偉施於行事細大夷險無所不宜其
文章博辨卓詭與商盤周誥相上下惜也孔子沒無
聖人者爲之章顯以信後世而見絀於史臣之筆其
亦不幸也歟無擇何人哉道不加修學不加益夙夜
茂勉庶幾前烈謹詳書其實以著于記云時皇祐五
年冬十一月一日也

慶豐堂記

祖無擇

予去年春正月自廣南東路徙荆湖北路皆爲提點

刑獄秋七月按部道次鼎州奉詔改廣南東路轉運使時廣源州蠻入寇陷嶺外數州朝廷趨行乘遠日馳二百里浹辰而達所治遠方久無事戎備既寡糧餉不給賊氣方銳我師屢敗予不量力亦提羸兵追躡其後逐出境外未幾以罪移典此州其始至也見城郭井邑在迤邐衆山之間如圖畫屏障使人清趣自生俗慮都去郡僻務簡居多暇日小寢西有地一畝餘荒穢無人迹命糞除之爲堂以休焉公退則擁書隱几而坐考聖賢之事業以自廣間或速賓友以琴樽相歡因謂坐客曰昔也委妻子而去履山川之險見危致命可謂勞矣今也曹無事秩有祿飽食終日不亦泰乎人雖以爲賤予不以爲賤也顧無以報陛下之德爲憂矣是秋禾大熟百姓足食上下莫不悅懌乃名其堂曰慶豐且持其說私自賀焉皇祐五年十月二十日記

州學記

李觀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單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

懼人材放失儒効闕踈亡以稱上旨通判潁川陳君
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陜隘不足改爲
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
廡黝堊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
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
有日盱江李觀諗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
已秦以山西麀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
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
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
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

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群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
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
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
民一有不幸猶當伏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人
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以
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爲國者之憂此
年實至和甲午夏五月甲子記

東湖記

祖無擇

袁城之東有湖焉上有四亭興自近歲厥後爲州者
耄昏不事事湖亭用不治以荒初予至州目其處不

及往者三月既而吏曹事簡登城而觀水雖盈而甚
汙屋雖存而將傾迺議葺之且官無羨財苟賦於民
則予不爲也閱封內之浮屠氏多藏者籍其餘什之
一募工掄材一皆新之別爲亭臺閣五植以珍木嘉
果間以奇卉幽草紅蕖綠荷雜襲波上於是遊者日
往焉予樂州人之觀遊是好遂署其中堂曰樂遊其
東堂曰廉循厓之南其亭曰休因城之高其臺曰月
抗水而榭曰采香閣爲庖厨二次供賓客舊亭皆無
名亦名之在樂遊之西者灤堂堂北有射棚南有石
高丈餘奇秀可愛實自盧肇故宅徙焉背城而東向
者曰采珠閣閣後有石亦惟舊廉與灤采香采珠皆
東西相值據城之隅者曰銷暑亭與月臺相屬而差
小者曰風亭其浮有航其絕有梁其登有蹬道其周
有繚牆南北其門後谿前市山烟水風淵魚鳥明
滅虛徐浮沉下上眺聽之際可以釋幽鬱可以遠和
粹予以公事不得自放於其間月或一至再至蓋希
矣予猶以爲數也越二年新太守在道予行有日矣
因置酒爲會同僚舉觴屬口湖亭雖舊而增廣之
以至大備者非君而誰不可以不聞於後蓋之而刻
諸金石乎予曰池館之作耳目之娛非政之急何足

道哉然此州自江以西最爲窮處故朝廷往往以有
罪者居之予卽其人也或終年不逢王人出於其塗
非數君子相與樂此予何以久處乎後之鍾予武者
其以才選而來厥職是宜政成民和能無燕嬉之事
歟若以罪譴而來又宜有登覽之美庶幾忘遷謫之
累焉繇是而言則茲境也嘗不廢也奚取於予文如
欲謹其歲時請以斯言刻之至和二年冬十一月一
日記

萍鄉聖岡廟記

袁及

袁州之西邑曰萍鄉邑之聚曰盧谿上有衆山迤邐

望之蒼翠崛起瞰臨官道者曰聖岡焉岡上有祠卽
晉甘將軍遺像也將軍字季思名卓丹陽人世仕吳
以顯貴聞司馬氏平吳將軍由州郡察舉爲常侍討
石冰以功賜爵都亭侯東海王越引爲叅軍出補離
狐令天下亂棄官東歸元帝之渡江也授以前鋒都
督揚威將軍歷陽內史其討周馥征杜弼以前後功
進爵南鄉侯拜豫章太守尋遷湘州刺史復爵于湖
侯終以王敦肆逆而致討之計不就櫃鳴禍作大命
斯殞其忠亮之志有遺恨焉方其守豫章泊湖湘也
威畧著聞綏撫有術政尚簡惠且袁於豫章爲支郡

於湖湘爲鄰疆是以數百里之內薰蒸善化使當時之民詠歎之不足又祠以尊之爾後歲時享祀是祈是報下宋逮唐幾七百年而無圯廢者民賴其惠可知矣我宋有天下征伐旣已息民得保家樂業殖財之風陶于上下至於一鄉一聚莫不戮力農畝間或凶旱水溢則歸于神祇是故神之澤嘗浹于一境焉皇祐三年居民何彬等率錢三十萬一新其宇門廡堂序丹漆彩貫大抵隆壯予知夫亘百世之下奉牢醴于將軍無有窮已也噫嘻漢樂布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立社是名樂公社朱邑先爲桐鄉吏屬其子必葬于此謂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予不知今燕齊與舒之桐鄉能復祠樂朱二公不絕如甘將軍者乎抑亦可見德之厚薄耳及里人也旣託庇于神之靈又喜遠近之俗信嚮如是謹詳舊史而次第之時嘉祐七年夏六月日記

重建大成殿記

鄭王賓

先儒謂孔子與社稷自天子至郡邑通得祀社稷之位不屋而壇未若孔子巍然當坐以門人配誠知其道推尊於後世也王賓謂孔子之道雖後世所尊由漢及隋爵不過公侯唐冊王號而禮未備天祐斯文

其道行其禮備信在今日崇寧二年上卽位之四年也詔辟雍移經史閣少後卽其基爲文宣王殿自茲天下皆立學學有殿象使薦獻焉旣而討論制度易桓圭執鎮圭增冕旒爲十二門戟爲二十四正王禮也春秋釋奠舉新儀薦大成嚴祀事也則所以推尊孔子豈不去古遠哉宜春在江右地僻而小儒風凜凜不居其下舊有學在今學之西北易置于茲逾六十年政和壬辰王賓被命來自朔方越明年新戟門又二年新修殿殿基初患太卑乃築而登之堂室不虛時祭行禮庶無以展膝則闢而廣焉監工有敘役

不告勞得卜經營以至于成期月而已嘗觀孟氏稱孔子集大成蓋孔子沒得其傳者孟氏故知之深知之深則集大成云者猶合耳目鼻口以成身合寒暑以成歲六通四闢其運無乎不在所謂古人之大體也豈百家衆技不該不偏而蔽於一曲者乎學不知此不足以爲已誨人不知此不足以兼善辟雍揭其名久矣郡邑之學間存舊宇殿成於是易之上以廣菁莪樂育之意下以期諸學者則於爲孔子徒也庶幾焉乙未中秋日記

疏泉記

孫琪

宣和六年春正月予始至袁未幾民居三火而求水
艱甚詢其故則曰井泉不豐歲旱輒涸仰水于江汲
遠而售貴常以爲病故緩急之際不足供縷缶昔嘗
堰取仰山水爲西陂溉田而以其餘轉繚城中爲火
備今渠塞陂壞田變爲陸不知幾何年矣博訪耆老
莫知其端而老吏劉澄者出天禧三年通守袁延慶
疏泉亭記具載始末顧其石雖亡而迹可攷又按令
許歲委軍吏部役開決以防火災則知興廢之迹開
浚之法其詳如此惟吏多苟且慢令不恤民瘼耳予
曷敢不勉冬十一月農功旣休乃召宜春尉馬緘治

西陂乃召兵馬監押趙士勿浚渠未浚日已告功支
分派通皆復其舊田不病溉居不病汲緩急之際不
病救邦人歡呼樂復其利予於是樂斯民之樂而嘉
前人之志感興廢之迹而懲苟且之習蓋自唐元和
及今凡三廢而三復矣焉知今日之復能無後日堙
廢之患乎因復刊袁公記于石而書其後庶幾異時
體國愛民者有考云七年三月望日記

重修郡城記

阮閱

袁州郡城議者謂西漢大將軍灌嬰築信史沒其實
爲可疑按高祖五年嬰破項籍渡江定豫章郡時宜

春爲豫章屬邑六年令天下郡邑城意城自此始必
智慮宏遠知地利者所成不必嬰也後升縣爲郡改
郡爲州而城不遷巨盜黃巢蕭銑寇江南獨不能入
袁馬希範據長沙儂智高破邕管皆不敢東窺其城
之利歟歷年旣久墉堞頽圯濠塹堙塞漸不足恃蓋
承平武備弛雖時繕修不過增庠培薄而已靖康初
方詔修郡城建炎改元升郡爲次要凡城池皆令堅
險明年春瀕江盜起州無城者多不守袁人方懼之
徽溪汪公希旦來鎮以靜重千里旣肅迺謹奉詔帥
治中間丘公霖旣濟公霖旣濟登舊墉視廢闥慨然相謂曰

險之不設何以爲郡然不暫勞無久逸不一費無百
利於是計工度用請於朝給度牒又許勸有力者借
助乘農之隙涓日之良大興版築諸縣翁從伐木於
山陶埴於野募閒民括冗兵雖致期勿亟而工役自
勸馨鼓弗勝矣重阿崇闥屹若雲矗控山阻江雄冠
東南何其韙歟城基周三千三百一十五步高一丈
五尺周不可益而增高五尺爲二丈女墻三千五百
步高五尺盡易以磚敵樓戰棚五十總六百五十間
皆舊無之而今剏修也守禦之具如弓矢甲盾旗幕
鉦鼓數皆累萬而藏之有庫守卒民伍晝役夜警居

之有屋百爾所須無或不備三月克成事不愆素費約而功倍自非才力絕人疇克有濟袁爲州屏蔽江淮襟帶湖湘地沃少饑民淳惡盜南土之樂邦也山平廣而無高險水遠秀而無深險俗尚文而無武險惟知力田畝以食營廬舍以處服教化修禮義而居常安鄰封近壤間有寇攘矯虔則亦不能無蜂蠆之虞今郭郭旣壯姦宄潛殄雖異時弄兵潢池之徒亦當聞風辟易而避去矣西北士大夫千里流寓者殆踵舊志有相字接而輻輳誠以金湯之險有足恃焉耳其功惠豈小補哉閱嘗見州縣營一臺榭亭館志在速

炎三年三月吉日記

化成巖記

宜春大守龍舒陳元明下車之初屬萍鄉賊退之後暇日行郊原視城壘相形勢慨然念韓退之謝章曰人安吏循閭里無事此非古刺史語乎銷盜賊還流移撫凋瘵吾職也時方艱難要以從容鎮之稽考圖經訪求父老見歷代人物之盛如漢陳重之謙虛唐

盧肇之邁往鄭谷之華藻其間接武公卿肥遯林壑者殆不可勝數則又歎曰山水所鍾固應爾耶仰山峭聳萬仞距郡南數十里比以渴雨請于神輒應未及詣山拜賜也郡之西北有巖曰化成距江才二里許歷覽山川回視城郭號為勝地部使者趙粹中曰巖與仰山對盍試登之一望少慰仰山之神且欲環視形勝捨是安適哉翌日相與俱來顧余曰舊傳唐贊皇公嘗居於此因摩挲石刻驗之不誣東西二軒巖之上與其傍兩小亭皆未名而記之余因以贊皇公宜春十五賦一詩讀之掇其語曰倚幽巖而將夕

故以倚巖名西軒杉之翠靄故以翠靄名東軒臨眺峯岑振鷺翔集見於公所賦故以振鷺名巖傍之亭不但臨流可觀亦想象公之羽儀如此巖上一亭特名曰仰止蓋以見吾曹仰止前人之意而又拱揖仰山相為酬酢雖欲辭此名而不受不可得也贊皇公相大和間方文宗意向訓注奮身排之及罷連貶為是邦長史而不悔放浪林泉著之言語其賦鷺鷺有君子小人之辨而嘉二芳叢之晚榮足以見其崇靜退之風逮相武宗削平澤潞鷲服三鎮凜然與裴度齊名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嗚呼昔人謂丘壑

廊廟不相爲用，贊皇公兼有之。然則後之所以仰止公者，豈獨惓惓於巖石之間爲哉？余衰且病，尚及見公等云。紹興四年甲寅七月二十五日記。

萬載重修縣記

徐升

萬載本高安故地，初置場隸于洪，僞吳順義元年也。後爲縣，隸于筠，則南唐保大十年也。皇朝下江南，遂割屬袁州，則開寶八年也。宣和初，改曰建城，而復舊名，則紹興元年詔也。筠，袁俗險而健，訟有珥筆之號。茲邑雖例蒙惡聲，然民淳訟簡，風俗特異，其產才代不乏人。義烈慷慨，則有若藺相如、風穎秀、邁，則有若

謝康樂、謀畧佐主若宋青陽、雄健授兵若鍾南平，皆世居其土，遺址具存，遺風可想焉。邑之舊治地勢隱然，負山帶江，民安物阜，逾二百禩。建炎三年十一月，金人陷豫章，叛將杜產率群盜乘亂焚劫，明年正月，胡騎長驅蹂躪，自是井邑化爲丘墟，繼而劇賊曹成馬友輩支黨蛟聚，大者數萬，小者數千，據我郭郭，血肉我生靈，狼殘虎噬，歲無虛日，而邑境殆無噍類矣。紹興二年冬，升被命謬職宰字，于時潰寇劉忠、張成各擁衆蟠踞山谷，兇焰逢勃也。縣官日與編民駢肩穴處，以避難無復辨高下胥吏與案牘竄遁類脫免。

首鼠無復恭衙喏士庶捐老弱棄墳墓而散徙無復安土計余視縣治故所則林樾蒼然因歎息曰昔衛有狄人之難渡河野處狼狽失措文公營楚丘建城市立官府民始有所歸而國由以興且縣治者所以臨衆庶施政令之地主德宣焉邦賦理焉民訟聽焉今圯廢若此何以安集夫民社哉乃乞師以靖兇殘而扶療瘡痍招撫流亡比年賊退民漸有生意遂以八月丙戌剪榛莽斥瓦礫鳩工度材庶役並舉己亥建柱架梁辛亥遷入視事且督促焉九月丁卯落成於是宴寢之堂聽訟之廳吏舍獄事筦庫倉廩庖廚

賓廡各有攸序而崇卑廣狹率視故基者仍舊典也寸木片瓦悉取壞宇棄材而罔由科歛規模簡儉粗庇風雨而不務壯麗者惜民力也方彫殘而興土木人不以為病纒四旬而訖工人不以為亟者民人離散失所依而喜其有官府也嗟夫自藝祖有天下百有六十餘年間承平日久人不識兵革燕安鳩毒恬不為慮豈知一旦變亂而窮僻如是邑亦蕩析靡遺今既修復矣而邑人自兵禍以來得脫萬死以復見此邑之成者亦寧有幾然則後之生於斯合哺鼓腹於斯者豈得不念此哉故升雖及瓜將代不可不書

其廢興之歲月俾後人有考焉紹興五年立冬日

東州府志卷之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袁州府志卷之十六

藝文四

記

新修學記

張九成

紹興乙未建安陳侯焯來守宜春下車謁先聖先師于學宮已乃瞻顧廟貌徊翔廊廡喟然歎曰夫子之道傳帝王相天地敘彝倫膺戎狄自天子已下皆師事之顧丹青漫漶楹桷傾弛甚不稱朝廷所以尊崇之意風俗之本教化之端當如是乎迺命教授劉瑜撤其故而一新之越明年仲春經始而季秋落成畫

繪炳明輪奐高潔儒風之盛甲於江西予出守邵陽道過其門諸生乃交揖而進曰吾鄉人物載在信史在漢則有陳重在唐則有盧肇黃頗諸公相繼而出又韓公振斯文於前今陳公大其事於後願紀厥實以爲不朽之傳予曰憂患流離學殖荒落不足以副子請旣而教授以書來宜春尉林仰又以書來予再辭而弗獲也乃爲之說曰學乎學乎利祿云乎哉大學乎天下之道自格物而入夫子不踰矩之妙自志學而入蓋一心之所營卽經綸天下之業也一身之所履卽綏定國家之事也耳目乃禮樂之原其可以

弗正夢寐乃居處之驗其可以弗思陳侯之爲是舉也豈徒然哉蓋將使此邦之士不遷怒不貳過如顏子無伐善無施勞如顏子自忠恕而得夫子之道如曾子自灑掃而得君子之道如子夏自徐行而得堯舜之道如孟子抑將使此邦之士從顏子曾子子夏孟子數公而知格物之效志學之宗乎天下不踰矩之妙學乎學乎果利祿云乎哉諸生其勉之十一年正月日記

鄭氏北墅記

潘時

大凡遊觀必有偏勝之患江山之勝得於雄偉而陵

危鶩遠游者病焉園林之勝得於盛麗而蒙奧繁雜
觀者局焉苟其二者咸無缺焉是爲游觀之最鄭氏
北墅距城六七里依秀江爲園將至於所必舍車馬
扶杖由小徑南入數十步先至所謂悠然亭者則曠
如豁如奇觀競出大江橫其前疊嶂距其外堆螺染
黛互相映發如欲排闥而至左右前後有嘉華美木
幾數百本皆鄭手自封植高下錯雜若列綺繡自亭
下再折而東行二十步又得二小亭其一聚怪石爲
嵯巖面焉榜曰疑峴其 隱竹間竹四合可一畝餘
寂寥蕭疎無復纖芥翠陰茂密風寒淒人榜曰綠霧

其餘小軒曲檻松窓竹門皆幽邃靜深清絕異其
著茗相延徘徊竟日井邑之聲暫絕於耳使人心舒
神爽浩然有隱居之興鄭有和扁之術而不務於貨
苟貧者以病告雖無資必得良藥益善視之人以是
無親疎咸愛之如昆弟樂善好施喜儒書通內典幸
一二日無病者及門則遊宴乎此以自休息余觀近
世以藝術自豐其家者且老必終日困頓惟利之役
甚者至於忘寢與食其有知足不辱若鄭者乎其有
積而能散若鄭者乎余愛其地又樂其人乃爲之記
鄭名居仁義夫其字云紹興二十五年春三月壬子

書

隆興甲申免和糴記

薛仲篁

皇帝卽位之初優恤軍民之詔屢下又令條上奉行次第敢有不虔者必罰無赦遠近驩諱以手加額曰王言大哉先是隆興初元秋九月戊巳之師分屯備邊計臣謹儲積有請和糴大江之西數以百萬石轉輸丹陽袁之爲州地辟左二十糴一官吏視朝會不知所以爲趣辦計且聖天子立武事圖恢復知者慮勇者奮傾困倒廩資供億固所願欲柰何視旁郡田畝寡而山陸倍江流淺而灘磧稠歲一不登則盜賊

攘斂人有艱饑羸寒流移之患皇祐中上供苗米漕運不能通行乃有支移之議著爲令甲可覆視也雖紹興甲戌發常平之儲巳卯糴萬斛之旨皆寢不果行利害甚明人莫敢議太守曾公廼慨然身任其責取前後成按件具縷陳丐先罷黜期於必免章旣聞二三大臣嘉其能布宣德意之美臺札報可命下境內鼓舞變呻爲謠若痿而起若矇而瞭皆走告其令尹曰四邑之人飽飯安業忘愁歎疾苦之聲者吾君之德也吾君堯舜盛德固無能名矣太守之賜可忘乎異時民官興一利除一害莫不立祠以祝刻石以

頌率夸說溢美矧今日之事可無大書昭示于後於是諸令尹具以士民之請俾仲邕紀其實仲邕因爲言曰君以民爲體民以食爲命是君必資乎民而民必資於食也士君子莅官行已當視富貴得失爲餘事心之所處要必於君民爲無負然後可若容身保位遇緩急噤不吐一言迄無所建明使主德不宣下情不達則尸祿素餐昔人謂以政事殺子孫者爾端明蘇先生在杭記陳公述古治其井云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然則人之於食豈不甚急於水耶先生論浙西潦疫合發年額解斗添價貴糴以此湧

責小民乏食條陽至於三四遂免上供米三之一人至今不忘太守用心乃與蘇陳合是於吾君吾民爲兩無負其可以不書太守名似字彥思溫陵人治郡恪尊詔令廉平不擾待物誠存心恕馭吏肅然隆寒盛暑遺決不少倦抑強扶弱每思久而便民者然後行之見於治理班班有古循吏風此皆畧而不書獨書其爲袁之無窮利者如此隆興二年甲申五月十四日記昔免和糴卽今免允淮也袁不堪漕前代已然矣

重建設廳記

彭大年

漢稱郡廳事爲黃堂曰吏曰民尊仰畏敬崇其制益

示其嚴凡負麗聳聽偉觀君子謂當如是宜春古侯
郡地劇物繁惟黃堂規摹卑隘梁腐柱欹獨不稱二
千石位貌淳熙丁酉春廣漢張侯奉詔閱郡章開重
門與通衢相望示明白意嘗顧舊宇深念曰古人所
居一日必葺況治本所繫而陋弊滋甚吾不以革故
爲艱然急已緩人則非我志因條列外治當營繕者
徐次舉行迺恢類宮廼增城隍以至囹圄與梁察察
公廨之屬越歲無不具整方畫新堂議先是有本獻
學官餘材尚富工吏來訟侯曰數或在是悉撤苔舊
振威宣儀厚棟層檐軒豁雄碩墓匠僦役不踈不擾

始自八月辛亥畢以九月壬午崇高廣袤展拓前規
費以緡計一千四百有奇備以日計視緡數復衍半
既落成將具金石登載本末特命大年記之退懼繁
蕪固辭不獲謹撫舊志自僞唐保大間刺史劉仁贍
復建距今二百三十五年國家承平久歷政亦多
侯不靳餘力而以更新自任事與未幾壯觀溢目巋
然宏遠之度誠可與宋無極昔衛文公營楚室國風
美之魯僖公作閼宮史克頌之煥然詩章傳信億世
矧今臺制崇嚴用度指名公帑戒備雖縣屬四列秋
毫無取回脉魯衛邦君善比隆而功倍可不特書若

夫銘鑱戒石訓揭七條二宗聖謨如天在上繼鎮于斯者恭稟銘訓復思奐麗所自愛其堂想其治政則吾侯基福是邦實與甘棠休聲異世一轍侯名拘字定叟大抵相魏忠獻公之仲子今江陵連帥南軒先生之介弟家學才行可欽可法茲不容備列云

袁州重修兩獄記

陳琦

張侯守袁州之數月政孚惠洽闔境安帖洗滌剗礮宿弊不留方春時吏以囚病告侯既命醫診療徃視狴犴則屋老欲壓外壁虧疏旁溝壅閉淫雨無節病故交作退謂僚佐曰愚民抵冒至此罪重法當繫文

爰書訊鞠論報法不當泄獄所由立也有如敗腐湫底弗圖使病者得不當死之死非過與乃節浮費得錢百五十萬有奇度木于山價弗損於市首募工于民直弗損於常周以垣墻培厚基址撤舊屋二而增新之堅而明寬而密飲食洗濯之器左右具足爲外牢二一待病者懼戾氣之染一待寄囚防漏言之失思慮周備可爲後法經始於五月之初而告成於八月之中於是邦人相與言此邦適太守數更易百事廢弛侯之來梏吏姦卹民隱一錢不妄用有土木之餘力不以他及而先斯獄請有以記之琦聞君子之政有

本末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也法不失罪顧以爲末於獄何有雖然利欲重心生火甚多與外交馳相戕相搏愚民何知有法縲綫之下困苦粹抑客氣剝落天理漸復徃徃悔前之爲是獄也亦教化之助未可以末故忽也如其已弊弗顧諉曰不忍以是待吾民毋寧使完備而耻格之民不至嘗攷月令有繕囹圄之文而漢詔以瘦死者爲吏殿最重人命也侯之用心可不謂仁矣乎爲我告袁之人畏法守義其自今使亡一人之獄則爲報侯之德也已侯名杓字定叟淳熙丁酉九月望日記

隱齋記

張拭

予弟杓爲袁州再閱月以書來曰杓幸得備位郡守懼無以宣上之澤於斯民乃闢便齋於廳事之旁日與同僚講民之疾苦相與究復之暇則誦詩讀書於其間以自培漑敢請名予嘉其意爲大書隱齋字以寄蓋取孟子惻隱之心之義夫所謂惻隱之心者惻然有隱云爾嗟乎是心乃子民之本也一日夕之間事物之接乎吾前與夫講論之所及思慮之所萌所謂惻然以隱者如原泉之達續而不窮新而有常流行而不可以已則其履度也豈有越思而其施於四

境之內者雖不中不遠矣子其體是心而存之而充之勿使有害之者而已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所貴乎學者以能愛人也爲政者苟惟不知是心之存則本既不立矣雖有過絕人之才智亦何以觀之哉抑又有說焉人之情於其始也惴惴然懼其不免也汲汲然憂其不及也察民之從違而未敢安也則是心之不存焉者寡矣及其久也於意之得而偏於譽之聞而矜於令之行而忽則所謂隱然者將汨於因循而息於驕肆政之所繇隳也嗟乎可不懼哉而可不察哉又其可使箴儆之言不聞于吾耳哉併書之使

刻寘于壁淳熙四年三月戊午記

新修學記

張栻

淳熙五年秋八月栻來宜春至之明日州教授李中與州之士合辭來言宜春之學自皇祐中太守祖無擇實始爲之今百有二十五年矣中更兵革廢而復興惟是庫陋弗克稱至于今守乃慨然按尋舊規首闢講肄之堂立稽古閣於堂上生師之舍皆撤而一新之將告成而君侯適來敢請記以詔多士栻謝不敏則請益堅乃進而告之曰先生所以建學造士之意亦嘗攷之乎惟民之生其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是也而其德有四仁義禮智是也人能充其德之所固有以率夫典之所當然則必無力不足之患惟人之不能是也故聖人使之學焉自唐虞以來固莫不以是教矣至於三代之世立教人之所設官以董莅之而其法益加詳焉然其所以爲教則一道耳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嗟乎人倫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廢廢則國隨之然則有國者之於學其可一日而忽哉皇朝列聖相承留意教養所以望於多士甚厚三代而後言學校之盛未有若此時也然則教於斯學於斯者其可不深攷先王建學造士之本意而勉之乎夫四德之在人各具於其性人病不能求之耳求之之方載於孔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孝弟之行始乎閨門而形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是則無負於國家之教養而三代之士風亦不越是而已嗟乎可不勉哉於是書以爲記今守名杓實棻之弟也是月庚戌記

州學三先生祠堂記

朱熹晦菴先生

宜春太守廣漢張侯旣新其郡之學因立濂溪河南三先生之祠于講堂之東序而以書來屬熹記之蓋

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
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
而其所以修己而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
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
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
年於今矣濂溪周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
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
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
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
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

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徃徃有能
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
君民者焉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
矣然論者既未嘗考於其學又拘於今昔顯晦之不
同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
畧聞之者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卽事窮
理以求其功於修己治人之實也嗚呼張侯所以作
爲此祠而屬其筆於熹者其意豈不有在於斯歟抑
嘗聞之紹興之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嘗欲有請
於朝加程氏以爵列使得從祀於先聖先師之廟其

後熹之亡友建安魏君揆之爲太學官又以其事白宰相且請廢王荆公安石父子勿祠當時皆不果行識者恨之至於近歲天子乃特下詔罷臨川伯雱者畧如揆之之言然則公卿議臣有能條奏前二議者悉施行之且復推而上之以及於濂溪其無患於不從矣張侯名杓丞相魏忠獻公之子文學吏治皆有家法觀於此祠又可見其志之所存者異時從容獻納白發其端使三先生之祀徧天下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垂於無窮則其美績之可書又不止於此祠而已也故熹旣爲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以俟

熙寧五年冬十月辛卯朔記

萬載新學記

楊愿

袁自唐昌黎韓文公爲州文風被於屬邑至今不泯萬載介于群山之間風土淳厚士好學而民畏法得一材令則治道易易爾惟皇宋慶曆間制詔州縣立學縣始建夫子廟距縣治之東二百許步歷時滋久棟宇腐撓至不庇風雨崇寧以舍法造士乃立學于通濟橋之東南廢廟基爲官舍俾監市征居之乾道乙酉適有以異議者自橋東南遷之古寺而士託足焉學區至是三徙矣神無以妥靈士無所隸業邑之

秀民賴學以成就者蓋少淳熙四年三衢祝侯勛實宰茲邑下車之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舉他日入學釋菜已事而歎曰浮屠之法吾儒所操戈今寓其舍可乎關市之征孟子以爲暴今奪教養之地而居之於女安乎盍亦反其本於我心無戚戚焉耳會知丞趙侯師俠主簿江侯琪克協厥議爰相舊廟而改作更徙監征之舍於他所是乃尊吾道激士氣而順人情也於是邑之賢父兄喜子弟之有教也不愛其力願輸家財以佐其費錢以緡計者二千備以日計者萬餘經始於四月之辛卯迄役於七月之丁亥莫不

有官講勸有位退習有齋庖厨涵浴庫廩之舍罔不嚴潔且屈致鄉先生之有齒德者以爲師資自是執經而至者源源不絕然後祝侯知邑民之可與爲善而樂其政之成也以書抵愿求文以爲記愿竊觀今之爲縣者日力不暇給嘗懼財賦之不登獄訟之不平吏功之不應程而已至學校事則曰緩而不切仰惟主上厲精爲治總覈名實至於教育人材未嘗不留聖意歲在丁酉親幸上庠寵光多士留駕徘徊又明年臨幸祕書備閱四庫君臣樂愷皆所以風厲學者以藻飾太平之巨觀今祝侯乃能上體德意一新

廟學可謂賢令尹矣昔晉范甯爲餘杭令興學校之
教士皆宗之史官以謂中興以來未有如甯者唐郡
邑至廣而不聞復有范甯者出獨衡山得一陸宰而
杜子美作爲詩章夸張歆艷以謂首唱恢大義則茲
事寥闕不常見自晉唐以來可知矣愿老於壽岡之
麓來歲槐黃之秋聞袁之士充賦有司者萬載爲多
異時我冠振纓策名委質爲天子之公卿大夫百執
事之選者皆自今日教養之效而祝侯亦將去此而
羽儀臺省益茂尊主庇民之業又孰敢議其歸宿也
哉姑承命而爲之記六年己亥中秋日

新建支移倉記

許

袁負山爲郡水分東西流一自萍鄉之盧溪逾醴陵
以西至于湘江一自萍鄉之宣風循宜春分宜而下
並山以東至于清江而水於此乎發源渟蓄不厚值
霜勁木脫舟輒膠不進故歲運稻梁入于大江所謂
上供綱者自祖宗時率假廩清江貯所隸三縣苗從
便裝發官吏隸事于外弗克自任厚征苛取惟彼之
欲吾袁民越境輸賦弊甚甚苦公私告病殆不能堪
乾道丙戌遂徙之新喻新喻隸清江而距袁不百里
宜可從亡患而病猶是也或曰季春之月水時至而

綱始發新喻分宜等耳新喻可爲而分宜獨不可爲
歟於是淳熙改元又自新喻徙焉今七年于此矣自
七年觀之可以更千百歲而不易唯是遷徙之初倉
廩未備寄寓于縣之僧舍隘不足於容弱不足於負
水運陸走民惕惕若不及賦入才萬有五千則以盈
告且拒弗納曰吾以俟裝綱者空其廩而後領也又
學佛者林焉以處火禁不克修地勢注下卒有水變
不可禦步口磧石差差舟度可著二百斛而上則艤
之深流運小艇十數往返而取足焉今太守周公刺
袁之明年四境之內旣安開闢視聽搜究遺闕寄廩

之弊吏則有請公曰是不可苟盍求可以垂不朽者
定址焉五月水大至浮圖寄廩壞吏持益力公益信
不疑七月鳩工中建廳事列廩東西序廩悉礮地而
被以木復貫木橫亘於兩柱之間是爲壁而外輔以
長幹周以塹垣而掖之廩之前若左若右繚以虛廓
以待風雨兩廊之間有隙處如廩之地加礮焉凡建
置之數爲廳爲廩爲廊爲門爲隸舍之屬合五十有
七間其累土爲墉廣袤千尺以限內外凡用木二千
五百章竹三萬箇糜金錢百六十萬十月通判黃公
來視成事民輸入亡留難者至夕歸舳舻相摩軌泊

岸下皆津津有喜色乃相與鼓舞而謠自官不我病
于今七年不病而病孰使之然莫其匪基莫勇匪決
彼噐以噐私是巢穴俟有明命于水之陽咨爾顓蒙
視此濫觴俟有羸貲其源其儉爾食爾力而不我斂
于乘其阜于俯其淵每舉自公畀我便安允也侯德
千古斯在敢告來者勿替勿壞介方職是邦寔董役
事親見百姓德公施道公美次第如此天下之事惟
要於既定之後茲役也是足以傳不朽於是乎記淳
熙七年十二月望日記

萍鄉縣西社倉記

鍾詠

淳熙戊申歲大侵金華潘公友文尉萍鄉講行荒政
先是有司往往第民產之高下咸俾出粟分日振乏
民或有田而無積者固不容以實免其或無田而積
反厚或力可致之遠方則又憚官有定價歲為常額
而不敢出其所有公於是盡革前弊乞糴勸分專以
誠信感動故文移一出而從者翕然邑賴以濟訖事
公猶以嗣歲為憂載念朝廷頃嘗頒浙東常平使者
所上崇安社倉法于四方而往者侍郎孫公逢吉宰
是邑又嘗斥俸餘立兩倉於邑之西鄉成式具存即
是而增益之為經久計宜莫良於此甫屬意也值括

蒼趙公汝謙行常平事適下其法於郡縣諉公勸率是邑公雅志在此孜孜閱論曾不踰月民樂於應命自郭至鄉爲倉者九且願輸已之積無動有司集於已酉歲之六月迄今九年倉猶未建歲儲主事者之家儲益多隘弗克勝始合議剏屋於縣之西關爲堂六楹外爲都門兩廡列爲六庑繚以垣墻翼以守者之舍費五十萬有奇輟息米爲之凡倉之斂散皆主於邑之士而官不與焉其有頑戾弗輸則官爲督趣且常致其主張維持之意總其事者詠與彭君公修厚其儲力其事藉柳君廷傑宗顯佐之既落成因具

末如此將藉是以請於當今之大賢而識之以詔者慶元丁巳十月既望邑士鍾詠述

萍鄉胡君安之來學於余一日致其鄉人士君子之意欲余爲之記其社倉之役及扣其詳則出是書一卷曰此邑士鍾君詠之所記是倉之成鍾君及彭君公修寔有力焉故所登載詳密如此余固嘉其敏於事而又能述以文也因念紹熙甲寅之歲赴鎮長沙道出茲邑邑之士導余以觀於其學而請記之及行堂序間則既有亡友劉君清之之刻在焉余拱而讀顧而歎曰

美哉乎子澄之言也諸君日誦而時省之則亦無以余言爲矣卽謝去不敢爲而諸生至今猶有望於予也矧曰是倉之成旣出鍾君之手而此文又出其筆則亦何以異於學之有記而復何待於余言哉又況天下之事是非得失固有定在而其盛衰興廢亦有繫於時勢而不可常者故若余之衰謝淪落徒只爲是倉之累而不足以增其重諸君亦何所賴而請之若是其勤也爲諸君計莫若具刻鍾君之記以示後人使讀之者有以知其成之之不易如此而不忍壞

焉斯亦足矣胡君告歸因題其卷尾以授之且以併謝庠序諸君幸毋忘子澄之教也慶元庚申二月乙酉春分晦菴病叟朱熹書

重修景韓堂記

黃榦

士有奮乎百世之上而有百世之下仰其大名勁節若北斗華嶽起敬起慕惟恐或後者豈非以其人富聖賢之學興一代之文正色立朝名節迥絕更世百千凜乎英烈如存耶況其居官仁風善政所至可紀一言一字高出百代士林之表然則像而祠之飲食而祝之如甘棠之勿剪峴碑之墮淚亦固然之理也

唐三百年名公偉人項背相望昌黎文公寔爲巨擘
元和間嘗刺袁州閱祀數百袁州至今懷神明之敬
父母之思郡圃舊有堂紹聖中更名景韓歲久日就
頽圯慶元三年太守高侯諏之來守是郡悉易新之
取涪公所書進學解刊于壁堂之左闢一室曰晞傳
其右通圃揭榜曰日來以寓其尊仰之意檢寄徑是
邦共登斯堂辱諉以記固辭不獲因喟然歎曰昌黎
公之隆名大節如日月經天照映區宇四夷八蠻咸
知尊敬況中國乎況袁之人乎袁人之慕韓蓋亦以
韓而望侯侯之修是堂蓋亦企韓而自任然則此堂

之復舊觀亦可謂盛舉也嘗觀昔人登箕山者想伯
夷之風見河洛者思大禹之績一登臨之頃猶於古
人卷卷如是今山川城郭風采如在佩公之故印撫
公之故置安得恣然忘情哉是宜申仰高之詠興跋
及之志求公之所以治民者治民所以事君者事君
所以成己者成己今侯之景韓如是後之人亦將倣
侯之所爲則致意於斯堂者不獨淑其身又將淑諸
人也大哉堂乎請以斯言鑱諸石已未慶元五年二
月望日記

重建浮橋記

林輝

袁江之水其源其二自仰山而出者謂之南水自盧
蕭而來者謂之秀水合是二水畧郡城至分宜東馳
清江之上流北入于大江先是郡城之北與分宜之
南路當要衝造爲浮梁以便行者閱歲滋久水齧雨
蠹板剝航腐人憚投足官不暇顧慶元五年夏鉅野
李公來守茲土仁心德化千里孚洽薰爲和氣潛格
明靈雨暘時若歲豐民阜常賦之外一毫不以妄取
亦不以妄予儉以足用視所先務百廢具舉至是期
年而政成矣顧惟一橋病民日甚謀之僚屬翕然一
辭州則委之戶曹趙彥的尉趙紘縣則委之宰曹絜

簿趙琦夫度工計材悉申程度修短廣狹不愆于素
一巨舉以易之而人莫之覺也凡爲舟在州者十有
二在縣者增其八板厚而堅朱欄翼如鎖以鐵治纜
以竹編繫之維之牢不可拔憧憧往來如履平地無
復有前日狐疑趑趄之患夫爲郡者多不知務樂因
循則憚改爲好興造則事遊觀今公之爲政見利則
興見害則除初非私已之徇而惟公家之便是又可
書也落成之日闔郡咸會而易夔憲之命適至綸璽
便蕃麾節交映莫不踴躍奮厲喜公之東知則又感
慕結戀懷公之去思是又大可書也公名訖字誠之

參政文敏之孫學問文章深得家法施之有政不問
可知因併書之十二月立春日記

圖經李渠記

徐傳

李渠唐刺史李將順置按宜春志將順以元和四年

來守袁州州多火災乃於西南十里堰南山水

卽官陂也

導之入城又於州治西北爲塘曰益州中流二島曰

卧龍作亭其上曰仁智曰義政

益州以下今皆不存

自塘穿渠

繞州治而東循大街直出宜春縣南至赤板橋入于
石潭渠之深廣可以行舟州人便之目曰李渠歲久
廢不復治本朝至道中知州事王懿稍尋舊迹而通

之民爲之歌天禧三年通判袁延慶始復將順之舊

作䟽泉亭以志其事宣和六年通判孫琪按䟽泉事

迹復加浚治且知令甲許歲用軍吏部役乃刊延慶

之記而書其末以告後人今城中之渠尚存而淺狹

已甚民舍其上糞除歸焉開而復塞弗能禁也

舊渠在赤

板橋今在東城門內
沂而北行入于袁江

右圖經所述利害明甚後人因循多廢而不治

久之益塞則渠當不復存矣訓因暇日命工䟽

導今遂通流輒龕之壁間庶幾來者知其始末

而不廢則古人惠民之意復見於後云淳熙甲

辰五月既望郡守開封曹訓書

清源橋記

陳傅良

分宜浮橋爲舟十有六袤四百尺廣十袤之一前轉運判官直秘閣劉公經始副使直龍圖閣趙公成之後知州事黃君邵知縣事鄧君友龍至伐石記之相與圖是橋勿壞乃已橋於邑便甚橋北地勢下爲治所南高爲上供倉邑東西兩山善束水每時雨大至水輒冒邑北民騎屋危望岸南爽塏咫尺不得往避南民欲朝夕販於市者亦不得往就也倉與縣離立輸租者常病爭舟父老計之熟數以爲請於是始集

世多言儒生論治但曰得人得人此何等軟熟言語毋亂吾聽由今觀之分宜於江西邑爲小浮橋於分宜事益爲小大吏必得如數君子者小吏必得如數君子者於是始集向使二部使者相先後不同出一意必且中輟幸不中輟而幕中贊不力邑中治其役亡具卽不速就雖速就後之人要莫已出壞勿壞聽自何如則亦難久余不足以知天下事嘗試以其小且易者度其大且難者當世君子誠同出一意如此贊其畫者眠其事者如此後之人以勿壞爲已責又如此徃徃天下事或可爲矣余樂是橋之成且以劉

趙誦爲之記因著儒生之言固有不可廢者劉公名
穎趙公名善俊

紹熙甲寅免和糴記

徐傳

祖宗酌前代和糴利便間命諸道糴所部以備邊儲
以待平頒凡以爲民也命有司相視地宜量度民力
而後下令子郡郡奉命而行斯民懽忻應令無黽勉
不獲已之態天子之惠施均達而有司於體國誼亦
無負嗚呼祖宗以仁愛垂法此其億萬年不可易之
規歟惟袁居江右之窮山隘地瘠民不得盡其力相
習而惰仍年豐穰賦輸之外家無蓋藏歲一不登

仰食旁郡其溪流源淺束歷分宜出渝川灘磧鱗比
商運不通就糴者負戴以馳僅紆旦夕之急設旁郡
亦饑乏則袁無炊烟其西北二邑曰萍鄉曰萬載皆
水道阻絕轉載崎嶇勞費特甚是以袁獨不可糴祖
宗厚下勤遠偏城僻壤悉關宸慮仁祖皇祐中以萬
載秋苗不能輸郡俾附輸於筠袁之苗庾俾附清江
政爲袁不便水道省轉載費耳祖宗規度民間利病
周密無遺聖聖遵體成法不敢違越雖紹興甲戌發
常平之儲已卯糴萬斛之旨皆寢不行隆興初元軍
須調度供億百費有旨江西糴百萬輸丹陽一時有

司案於討論而袁當其數守臣曾伋懼失祖宗初意
具不可糴狀條舉先後成牘聞上丐先罷黜朝廷嘉
而免之淳熙癸卯總司被旨以椿管糴五十萬常平
使者復欲均糴五萬備賑貸二司文檄交至守臣曹
訓曰袁之和糴蓋屢免矣民之受賜舊矣使之一旦
開病民之端訓之罪也所請懇切二司卒從之郡爲
之大碑深刻銘天子之仁記使者之惠相望後先爲
袁人慶袁人雖不能刲牲醞酒歌舞徜徉家自娛樂
而十數年來婦子相保亡愁恨歎息聲皆免糴之賜
也紹熙癸丑傳被命假守大懼民力不裕明年漕使

顯謨趙公鞏以帥委袁之文下之袁袁父老誦隆興
以來曾曹二公所請故事悲鳴于庭傳應之曰漕使
靖重少許可事不當意操持不移獨民所不便及所
願欲弗得遂者罷行恐後驛聞立變視古使者無愧
傳爲民祈請職耳豈當自後於曾曹二公耶及列其
不便以告果爲之改命無難色未幾漕使更視帥事
會朝廷議賑饑委諸道分糴江西當二十萬檄南昌
縣佐葉國喬以三萬督辦吾郡袁素不贍又適潦暵
相仍農收不及常歲十四人方憂饑聞帥有檄聚語
失色二郡趙彥真宰邑趙師處來諭傳曰今者帥以

天子之命糴柰何傳曰請必可免亟使墓碑聯事狀
馳詣府禱曰隆興淳熙相繼免糴有石刻在袁人德
賢使者之惠銘之肺肝豈惟石焉日者拜帥之賜尚
新袁人繼此不無望於帥也而忍棄之乎已而南昌
縣佐跡察民力地勢不便覆以狀聞使者未復命而
改糴之檄下矣袁人舉手加額曰帥之愛民非吾屬
所知也以吾郡數百萬生靈之命決生死於祈請從
違俄頃之間猶將奪之乳哺而慈母弗忍也昔賢使
者有乳哺之恩而今賢帥臣汙保護之賜帥之惠侈
於昔矣豈可無紀以光前躅請傳伐石大書以詔不
朽傳曰民受賜一傳遺責不足道民頌帥之德而傳
獲託焉有稱於無窮傳之榮也於是著前後免糴之
由以明汙此惠之難與所遭之不偶然而刻之季冬
望日謹記

新貢院記

錢文子

袁爲州地甚陋而自唐以來號名郡進士之盛接踵
魁天下宋興休養涵育被以文教於今二百三十有
七年秀民美士踴起迭出者至無所容舊貢院在郡
之東紹興中士益多始合迎恩驛以試其後又益多
則東通報恩寺創廬舍以處之今又滋益多矣古者

貢士試之以射求其容體比於禮節奏比於樂然後
得與於祭而升之列位於是乎賦嘉魚鹿鳴以樂得
之上尊士而士亦自尊也今士應舉裹飯負笈駢肩
而入據按執筆以待試問亦既非古矣而反無所容
至偪仄鬪競姑以文墨幸於一得是豈唯士之不能
自尊蓋上之人亦有過焉郡太守三衢江侯自任視
事之二年慨然念之乃相東湖之旁右江左山其地
爲宜謀之通守長沙張君鼎遂徙閱武場及馬驛轉
而東以其地創新貢院爲堂爲門爲廊廡合二百三
十有二楹起六月庚申訖九月甲申而畢官吏寓處

內外有嚴庖湍井匱罔不畢備蓋江侯約以節用以
奉茲役且屬之軍事推官建安虞庠宜春尉三衢徐
儔而二君莅事恪勤功用克集凡爲錢三百七十萬
有奇不請於朝不賦於民不取辦於諸縣而棟宇屹
立奕然湖山之閭侯於士可謂無負矣爲郡士宜何
以報稱也予曩在太學同舍生劉堪爲言宜春山川
之美人物之秀每願家焉而未能貢院成江侯以書
來屬予記予樂書之他日從劉君遊其鄉將見宜春
之士濟濟相遜如古射官拾取科目如唐會昌相與
共詫得人之盛而詠江侯之遺德其必知所自來矣

慶元二年一月二十有六日記

重建大成殿記

劉頴

慶元三年秋七月壬子宜春郡學重建大成殿成教授信安夏蹈古以書抵予而言曰學故有殿歲久棟幹傾撓且規制狹隘春秋釋奠執事獻官周旋不能爰議撤而廣之郡太守江侯自任可其請今太守高侯諏之董其事堂筵宏敞像設顯嚴觀道歲禮於是宜稱惟兩侯知以教化爲先務出力以倡此役蹈古亦得竭其力之所至而底于成吁亦勤矣其爲我記之余惟古者祀先聖先師於學而無廟廟蓋作於後

世耳至末世或廟而不學逮我宋之興始詔郡邑皆得立學而學校遂徧天下尊事吾夫子之禮亦加隆焉可謂盛矣昔韓文公謂自天子至郡邑通得祀者唯社稷與孔子社稷壇而不屋獨孔子巍然用王者禮所謂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杜牧之遂謂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抑惟吾夫子以窮老不遇之身講道授業立言垂訓爲千萬世仁義禮樂宗主士之欲修其身者明此則爲君子昧此則爲小人有天下國家者由之則治不由則亂其功蓋與天地相爲終始泰山安仰不足喻其高也日月無踰不足言其明

也顧豈竢區區廟貌而尊哉增屋異尚先王制禮意各有在初非以是爲加損也雖然人之常情苟有動乎其目斯有作乎其心則廟貌之崇亦足以使人皆知嚴師敬學之意矧今繕治一新盡洗百年之陋將見邦人士子觀感而化夙夜競勸乎詩書之業修飾平行義奮發乎文章燁然有見於時則三君子之心成效蓋亦遠矣其可以無述乎夏君於予同鄉里且致多士欣願之素以衰病荒拙辭不可勉之書明年二月旣望記

清源橋記

張嗣古

分宜之谿故未有橋淳熙間主簿劉孟容請于漕劉公穎趙公善俊始爲浮梁以便往來蓋民不病涉者三紀歷歲滋久朽蠹罅漏往往而有州若縣間庀役繕治率襲陋循圯循葺輒壞板腐窄斷行者懼焉嘉定辛巳冬司農少卿王侯棟被命典州條教甫放諏訪民病或有以橋敝告銳欲撤舊而新之會災荒之餘財窘於用未遑也越明年政通人和撙節浮費帑廩有餘積廼捐錢六十萬有奇鳩工度材屬邑大夫劉君敏文眡其役經始於癸未之季春三閱月廼克底于成爲舟凡二十艘貫以鐵繩翼以欄楯規摹宏

壯丹黝輝霍如鰲負山如虹跨空負者輓者趨者走者如騁六轡於康莊之中昔之競懷化為驩躍初郡守黃侯劭歲以錢二十萬諉邑丞儲之以待興葺未幾丞以歸之州繕修無所取費侯於是役不以暫新爲僅足又斥公費之贏二百餘萬買民田若干畝委錄事歲督其租遇有撓敗則邑聞于州量役給費於是橋之利庶足以傳不朽因屬予記之夫事物之在天下未有久而亡敝者敝則又改爲之理也然天下之敝接於耳目者易見伏於幽隱者難知士君子苟有爲民父母之誠心則必能周思曲慮於其難知者

亦將開塞闔關以永厥利心不在焉易察如一橋且忽焉而不暇問況望圖其所難知者乎侯之爲是州也勤恤民隱撓抉吏姦勤勤懇懇惟恐弗至斯民鼓舞陰賜蓋有由之而不知者一橋梁之建置特其因事著見於侯何有哉雖然因其著以探其微按其迹以求其心卽其耳目之所接以窮其幽隱之所伏充其一時之已行以圖其百世之無窮後之人皆於此乎攷是不可以無述也廼書以遺邑之人使鑿之石

袁州府志卷之十六

袁州府志卷之十九

藝文七

賦

仰山賦

并序

李閔

孫興公賦天台山特遙想逸興馳神奮藻於吟望之間梁武帝賦遊山寺惟寫其景物之佳諷詠一時遊覽之勝至於依本以美物准實以贊事山林川澤之富鳥獸草木之美宮廟之輪奐人物之魁梧悉未聞也余既思摹前作而賦仰山非欲離出異俗高論藻詞爲遠寄冥搜散懷投興之事恐山靈誚作逋客姑

詠其所聞額其所見以謝其所移而已

烏顯仰山岌業京峙據乎春臺之陽阻乎秀水之涘

枕吳頭以盤固壓楚尾而仰止連屬群峯迴環千里

北跨羅霄東下堵田西接安成南曜螺川岡巒褰積必

積而疊翠洞穴豁舍火而宿雲修竹阿鳥郝奴以

蒼茸兀嘉木青蔥而紛紜豁壑錯雜以繚繞翠微縹

緲而益汾葢於草茂靈根花敷錦繡或抱石以延餘

蔓或含煙而吐秀木末翺翔乎飛鳥崖巔駭否駭侯

乎走獸鬪絕綱依樹以織空羸密房聯窠而托阜峯

入滅漢而猶巨崖欲骹委而不鬪絕春林鋪碧以搖

風龜秋潭澄淨而納月盛夏含霜先冬霏雪雪龍湫

渟水於山腰佛刹倚殿於巖腹在晉則二神示現於

靈蹤於唐則高僧始來而卜築廡田原芄芄菽

粟茶芽藥苗珍果嘉穀亦莫得殫論而備錄也其峯

則有集雲師子唐興仰峯峭峻嶠音嶠慈嶠律嶠嶠穹崇

嶮若太行高侔祝融俯視三峯於木平左顧百疊之

盤龍聳峭嶸以入望計膠葛而難窮巖嵌谷澳嶺屬

罔連巍巍峩峩拔秀摩天望鍾山之水若繞帶瞰萍

實之墟而如點煙澗溜懸崖而噴沫以奔遁藤蘿繞

翠則猗倚而連牽一日之間而氣候不齊或雨或暘

而乃寒乃暖蓋天龍之所宅而人莫測其所以然

而然也其水則濶郝瀑朴碣唐突合流異源一出集

雲之腰一出師子之巔注崖度澗汨活飛泉測激滂

流吐嗽潺湲高則迅復復增澆汹湧頤胡流下則潤

再失瀾審縈紆鱗侖窠瓜窞徒乃若經巖鼓石雷雷爨

震電激不平成聲磬落確殼礮勒礫客乃若坳積潭

澄回旋漫平轆之不濁瀆恍滉胡汪洗烏集雲之源

其穴如箕實為閭尾有石廣敞當前如砥其淵淥淨

以濛濛湛其流清冷而瀾瀾是謂上潭也其流未長

有石如梁瀾隘兩山而橫卧渚一水以為瀆是謂

中潭也由梁而下千尺蜚瀉徑委注於石澗會會

之不捨是謂下潭也師子之源瀑流天半界塔影而

三分至山麓而共貫接獺逕龍潭之水繞靈濟古祠

之岸暨乎合衆委而下梅冰州然後澔澔而泔泔厥

田惟上厥土黑壤陸複而平墜地高而墜於是田以

水而東作逾以火而冬耕麻菜稻梁粘黍薊菽或先

種而後熟或戮力而共成木則有山梨櫻桃赤栢白

楊椽桐檀樺窠松柗楮樟栩翕張以應時楓招搖而

抱陽摠青條而握翠布綠葉以森陰分枝列榦擢本

千尋谷風欻起以增悲秋蟬得蔭而長吟于而樂者

樗櫟業而蔚乎鄧林其竹則笙淡毛若筋白燕黃玉
板枝橫去聲而籀直曰箭猫頭最巨而莖瘦曰方藹清
風面颭至戛碧玉而鳴去聲稟蒼潤之高節宜有實以
來凰其草則葳莎蘇音高薜荔芭蕉芋葛黃精萍蓼蒲
芟含芬吐芳而可結以佩鋪茵展綠而可藉以邀毛
群羽族陸離紛泊春戲白鷗秋陣黃雀燕鶯子規鷓
鷯烏鵲蜚生夜鳴山鷄畫象或丹衣芳林以謹諫或
弄煙蕪而揮霍野音術而群熊山麋時鳴而警鹿
援連臂以飲澗猱矜捷而升木高無畢弋之患下絕
網羅之逐飲啄各得其性飛潛自遂其欲悉孔翠於

毛盡充肥於肌肉蟲則有山龜水蛭蜒蚰虺蛇螻
蝻伏翼翼蜈蚣蝦蟆絡緯暗織黃蜂曉衙蟻循綠於
古木蝶徘徊乎芳英蚊蚋入夏以遠適寒蟄經秋而
苦鳴憤未伸於屈蠖朗孤照於流螢花則有蜀葵頰
桐芙蓉山丹罌粟巨霜玫瑰幽蘭山茶金燈石榴木
蓮瑞香異康廬之壑色莎蘿同西竺之妍木犀噴九
里而芬馥月桂吐四時之紅鮮藥則有檉桂細辛百
合菖蒲黃連白芨牛膝鷄蘇原朴綠幹而夏剝薯蕷
尋苗而冬鋤果則蓮藕菱芡黃橙丹橘棗李梅柿木
瓜茅栗唐興之紅桃梅州之紫梨剖之若胭脂食之

如崖密園圃則有苦巨波稜蘘荷茈子薑芥藍決明

蔓菁蘭香又有紫芋筠舉莖紅莧白茄合葷甕草

頭芹芽春蕨夏筍秋茶冬瓜由古由今若動若植無

容支離而徧誇粵有高人來自王莽觸霧披雲浴溪

而上乃與二神邂逅相遇丐山上菴展一坐具神敬

聽而弗康徒下流而遠去遂遷廟像空山拔樹夜半

密移朝成區宇驅鬼役魑神雷雷電風雨爵封公王

以福茲土精祈必應誠禱則與其靈威莫得而縷

數也由是於第三峯下開大施法門更代易世經晨

越昏營辦之力相繼土木之功益繁殿堂樓閣高下相

吞廊廡垣墻左右維藩虹梁偃蹇橫卧驚湍浮柱

攘高櫺廣楣曲斡環句搆而相扶重簷扞枒而橫蜚

堦屺侯屈曲而嶙峋櫺檻璀璨而流離飾以金璧文

以丹麥友以赭堊繪以雲物或螭蟠而蚪停或龍出

而魚沒或流曜以含英或暉天而映日微風萃而簷

鈴敲鳴碧雲合而樓鐘更遠響金磬之鏗鏘流梵唄

之婉轉於是破竹逗泉同源異口繞砌穿渠填鏤注

乍導之於近則彌滿於池沼決之於遠則灌溉乎畝

眴蓋神靈密扶其棟宇將歷千載而不朽其中則有

大瀉之圓鏡南唐之淨瓶貝多則羅漢携來自乾竺

佛牙則郡侯得之於胡僧本國錫以泰山之芝草賜
之御札於延平皆自昔以傳今將永鎮而常寧者也
至若聖世時康育生王塔現挺特千尺端方四回下
臨不測之懸崖旁分瀑流而劈箭蓋天造地設而難
知信神功鬼勩而莫辨菩薩現而靈雀群噪羅漢出
而祥雲忽變其燈光聖相之殊異實象季末法之所
未見者也又有唐將軍避難之古寨鄭中郎挂冠之
書堂耕夫時得其劔戟之舊物詩僧有比之巢由而
成章由唐至今三錫寺額之徽躋登徙基構而更張
於是白足淨侶林樂雲堂治心養性仁壽而昌願壽
力之何有冰佛日之何長實斯人之幸也乃若重熙
累洽代遭聖神天地氤氳萬物化淳風雨以時寒暑
更循鳥無虞於覆巢獸不傷於掩群淵淵離津潤而崖
不枯草木不夭於斧斤則豈特斯人之幸歟又茲山
之甚幸者也

詩歌

送竇司馬貶宜春

李白

大馬白銀鞍親承明主歡鬪雞金宮裏射鴈碧雲端
堂上羅中貴歌鐘清夜闌何言謫南國拂劔坐長歎
趙璧為誰點隋珠枉被彈聖朝多雨露莫厭此行難

送從弟豫賧袁州

劉禹錫

何事成遷客思歸不見鄉遊吳經萬里弔屈向三湘
水與荆巫接山通鄢郢長名嗟黃綬繫身是白眉郎
獨結南枝恨應思北鴈行憂來酤楚酒玄髮與凝霜

送柳使君赴袁州

宜陽出守新恩至京口因家始願違五柳閉門高士
去三苗按節遠人歸月明江路聞猿斷花暗山城見
吏稀唯有郡齋窻裏岫朝朝空對謝元暉

夜發袁江寄李穎州劉侍郎時二公流泛在

此

戴叔倫

半夜回舟入楚鄉片明山水共蒼蒼孤猿更發秋風
裏不是愁人亦斷腸

解悶

杜甫

一辭故國十經秋每見秋瓜憶故丘今日南湖采薇
蕨何人為覓鄭袁州

袁一作瓜當以袁字為正鄭袁州即秘監審也乾元中為本州

送張觀歸袁州

李嘉祐

羨爾湘東去煙花尚可親綠芳深映馬遠岫遞迎人
饑狔啼初日殘鷺惜暮春遙憐謝客興佳句又應新
暮春宜陽郡齋愁坐忽聞枉劉七待制新詩

因以酬答

子規夜夜啼，櫛葉遠道逢。春半是愁芳，草伴人還易。
老落花隨水，亦東流。山臨睥睨，恒多雨地，接瀟湘。畏
及秋，唯羨君爲周柱史，手持黃紙到滄洲。

一 袁江口憶王司勳王吏部二郎中起居十七弟

京華不啻三千里，客淚如今一萬雙。若箇最爲相憶處，青楓黃葉入袁江。

酬別李袁州二兄

竇叔珣

少年輕會復輕離，老大關心總是悲。強說前程聊自

慰，未知携手定何時。公才屈指登黃閣，匪服胡顏上赤墀。想到長安誦佳句，滿朝誰不念瓊枝。

祖席得秋字

以王涯刺袁州而作

韓愈

淮南悲木落，今我亦傷秋。况與故人別，那堪寄宦愁。
榮華今異路，風雨苦同憂。莫以宜春遠，江山多勝遊。
一 宜春夏晚有懷平泉林居 李德裕

孟夏首畏途，捨舟在徂暑。愀然何所念，念我龍門塢。
密竹無蹊徑，高松有四五。飛泉鳴樹間，颯颯如度雨。
籟桂秀層嶺，芬蓀媚幽渚。稚子候我歸，衡門獨延佇。
誰言聖與哲，曾是不懷土。公旦旣思周，宣尼亦念魯。

矧予竄炎裔日夕誰晤語春關悲十年班荆感椒舉
悽悽視環玦惻惻步庭廡豈待莊鳥吟方知倦羈旅

永州送姪歸宜春

鄭史

宋玉正秋悲那堪更別離從來襟上淚盡作鬢邊絲
永水清如此袁江色可知到家黃菊坼亦莫恠歸遲

嚴塘經亂書事

鄭啓 史之子

塵生宮闕霧濛濛萬騎龍飛幸蜀中在野傳嚴君不
夢乘軒衛懿鶴何功雖知四海同盟久未合中原武
備空星落夜原妖氣滿漢家麟閣待英雄

梁園皓色月如珪清景傷時一慘懷夫

馬猶聞江上帶征鞞為魚隊潛鱗困鶴處雞群病
翅低正是四郊多壘日波濤早晚靜鯨鯢

賀鄧璠使君正拜袁州

彭蟾

六年惠愛及黎甿大府論功俟陟明尺一詔書天上
降二千石徵世間榮新添畫戟門增峻舊躡青雲路
轉半更待皇恩酬善政碧油幢到郡齋迎

別宜春赴舉

盧肇

秋天草木盡凋疎西望秦關別舊居筵上青樽今日
酒篋中黃卷古人書離山且作銜蘆鴈入海終為帶
角魚長短九霄飛直上不教毛羽落空虛

射策後作

射策明時愧不才敢期青律變寒灰晴憐斷鴈侵雲
去暖見醯雞傍酒來箭發尚憂楊葉遠愁在只恐杏
花開曲江春淺人遊少盡日看山醉獨回

一 及第後江陵觀競渡寄袁州刺史成應元

石溪久住思端午館驛樓前看發機鞞鼓動時雷隱
隱畫橈翻處雪霏霏衝波突出人齊噉躍浪爭先鳥
退飛報道是龍剛不信果然銜得錦標歸

及第後遠潘圖歸宜春

舊志謂楊鄴作非

三載皇都恨食貧北溟今日化窮鱗青雲乍喜逢知

已白社猶悲送故大對酒共驚千里別霜一自感一

杖春君鐘為說龍門事雷雨初生電遶身

將歸宜春留題新安館

東里如今號鄭鄉西家昔日近丘牆芸窗四部添新
學秘殿三年學老郎天外鴛鴦愁不見山中雲鶴喜
相忘猶張阜蓋歸蓬華直謂時無許子將

聞宜春諸舉子陪郡主登河梁說月

黃頰

一年秋半月當空遙羨飛觴接庾公虹影迴分銀漢
上兔輝全寫玉筵中笙歌送盡迎寒漏冰雪吟消水

夜風雖向東堂先折桂不如賓席此時同

及第後寄宜春弟姪

白居易

六年鴈序恨分離詎下人朝遇已知上國風光初喜
日銜街恩派屬身時內庭再考彌文異學主宣名獎
異奇故里仙才若相問一春繁折兩重枝

山中送弟方質

白居易

山中殷勤弟別兄兄還送弟下山行蘆花飛處秋風
起日暮不堪聞鴈聲

郡城放隸獻衛使君

千巖萬壑與雲連流下隸徒任自然葉洒驚風啼暮

雨月凝殘雪飲流急臨岐莫似三聲日避射須依遠
樹年應解感恩尋太守攀蘿時復到樓前

下第歸宜春酬黃頗餞別 潘唐

聖代澄清雨露均獨懷惆悵出咸秦承明未薦相如
賦故國猶慙季子貧御苑鐘聲臨遠水都門樹色背
行塵一從此地曾携手益羨江頭桃李春

寒食日獻衛景温使君

白居易

入門堪笑復堪憐三徑苔封一釣船慙愧四鄰教斷
火不知廚竈久無煙

山中卧病寄盧郎中

十年耕釣水雲間住僻家貧少往還一徑綠苔凝曉
露滿頭白髮對青山野僧採藥來醫病樵客携觴爲
解顏空戀舊時恩獎地無因匍匐出柴關

重歸宜春偶成十六韻寄朝中知己

袁皓

水香甘似醴知是入袁溪黃竹成叢密青蘿夾岸低
暖流瀾瀾戲深樹鷓鴣啼黃犬驚迎客青牛困卧泥
有村皆績紡無地不耕犁鄉曲多耆舊逢迎盡杖藜
殷勤傾白酒相勸有黃雞歸老官知忝還鄉路不迷
直言千忌諱權路不依棲拙學趨時態閑思與牧

稻糧饒燕雀江海溢鳧鷖昔共逢離亂今來息鼓鼙
恩仁霑庶物教化及雕題上貢貞元祿曾叨寵記批
何須歸紫禁便是到丹梯珍重長安道從今息馬嘶

送鄭谷歸宜春

曹鄴

無成歸故國上馬亦高歌况是飛鳴後殊爲喜慶多
暑銷嵩岳雨涼吹洞庭波莫便閑吟去須期接盛科

送曾德邁歸寧宜春

湖東山水有清輝袁水詞人得意歸幾府爭馳毛義
檄一鄉看待老萊衣筵開灞岸臨清淺路去藍關入
翠微想到宜春更無事併將懽慶奉庭闈

送友人歸宜春

張喬

落花兼柳絮無處不紛紛
遠道空歸去流鶯獨自聞
野橋喧碓水山郭入樓雲
故里南陵曲相期更送君

寄鄭谷

王貞白

五百首新詩緘封寄去時
祇憑夫子鑑不要俗人知
火鼠重燒布冰蠶乍吐絲
直須天上手裁得領巾披

謁鄭谷

僧齊已

高名喧省闥雅頌出吾唐
疊嶂供秋望無雲到夕陽
自封修藥院別掃着僧床
幾夢中朝事久離鴛鴦行

復寄鄭谷

白髮久慵簪嘗聞燕亦吟
瘦應成鶴骨閑想坐禪心
土國楊花亂滄洲荻笋深
不堪思翠蓋西望獨霑襟

又

簷壁層層映水天半乘岡壠
下民田王維愛甚難拋
畫支遁憐多不惜錢
巨石盡含金玉氣亂峯深
鎖棟梁煙素爭漢奪虛勞力
却是巢由得穩眠

寄仰山通味禪師

大仰棲禪處杉松到頂陰
下來雖有路歸去要無心
鳥道峯形直龍湫石影深
經行誰得見半夜老猿吟

獻鄭都官

僧虛中

早晚辭班列歸尋舊隱峯代移家集在身老詔書重
藥秘仙都訣茶開蜀國封何當答群望高躡傳巖蹤

郡城聞猿

崔江

怨抱霜枝向月啼數聲清遶郡樓低
郡堪日夜有雲雨便似巫山與建溪

尋易景說尊師不遇

爛熳紅霞光照衣苔封白石路微微
華陽洞裏人何在落盡松花不見歸

秋日寄弟

趙防已上俱唐人

涼風颯庭戶漸疑落髮侵已驚
楊柳謝猶聽蟋蟀吟

雨助灘聲出雲連翠色深
鶴鴿今在遠年酒共誰持

贈仰山慧度禪師

宋齊丘南唐人

初聞如自解及見勝初聞
兩鬢堆殘雪一身披斷雲
道應齊古佛高不揖吾君
稽首清涼月蕭然萬象分

送閤門廖舍人知袁州

楊億學士

駸駸五馬動征塵太守風流世絕倫
身事漢庭爲小相家傳楚國是騷人
煙波莫歎重湖遠桑梓仍將別墅鄰
麥穗微黃稻苗綠朱旛入境便行春

送何水部蒙出牧袁州詩

李虛已侍御史

宜川三月水東流秀出江南二十州
紅旆使君今日

去白衣舉子昔年游宜春乃公舊游海潮賦就藏書府盧肇進賦
宣府更館競渡詩成在郡樓國史待修循吏傳早飛聲政
達凝旒

錢丕駕部員外郎

白首名郎有幾人雙旌畫錦不如君楚江萍暖烘朝
日玉女衣輕掛曉雲極浦仙舟煙澹澹高秋郡閣葉
紛紛政成更與他州別從古宜陽重藝文

孫元方殿中丞

聖君再命擁朱輪合是南方受賜頻雙鬢任從添白
髮六條誰許繼清蹕風牽澤國秋帆遠路入豐城畫

錦新莫爲故鄉延去棹宜春人望待行春

晁迥翰林學士

條教屬惟良乘秋始辦裝朱轡重按部白首尚爲郎
督課民期富崇儒道益光更資談博物千載楚萍鄉

李宗諤翰林學士

三省郎曹素髮垂兩朝頻賜玉時衣一麾又守江城
去千騎方從澤國歸醜酒河梁秋草闊卸舟湖岸暝
煙微宜陽郡客多才子誰伴山公醉夕暉

楊億

嫋嫋秋風引旆旌重湖八月素波平銀黃三組過鄉

里牛酒千人宴郡城南國清歌壘翠羽西山靈藥茹
芝英他年漢札褒良吏直夜鸞坡見姓名

王曾同平章事

雉省榮遷拜命新魚符重佩出關頻停驂却訪粉榆
社戀闕迴瞻析水津木薤有誰裨政術江山終日助
吟神一麾嶺外遙相望應合趨庭問涓人

臧綸龍圖閣待制

連翩作牧藹嘉聲重疊光華是此行公前後典溫格

春是鄉里畫隼前驅裏子貴錦衣當畫故鄉榮虎溪駐目

曾遊熟學廬阜探舊講維舟舊吏迎復經太平來暮謳

謠應載路遲畱桑梓肯忘情郡樓擁翠峯巒合井邑

交光竹樹明醇酎豈知十日醉宜春舊溫泉常見四

時清郡有溫泉夏冷冬暖清澄可下車不問山河險

布政先期獄訟平何事紫宸偏顧矚聖君畱意在編

忙

盛元屯田員外郎

文昌郎位改清資乞領魚符賦式微雉省月寒慵夜
直隼旗風細喜秋歸宜春酒助新開宴侍史香餘舊
賜衣客向西山思井舊莫教鷗鳥見人飛

王隨著作郎直史館

白首雖爲粉省郎
淹回曾不類馮唐
喜辭三殿分新命
榮擁雙旌出舊鄉
器業早應方管樂
政能還可並龔黃
郡閑榜

潛訝馥郁衣薰侍史香

宋綬

集賢校理

梧楸初謝楚天涼
新見腰間換印囊
漁浦霧濃沉疊鼓
湓江風急下危檣
帝城雲表瞻龍首
故國星間認劍光
退食齋中多宴喜
暖泉春釀泛瑤觴

崔某

殿中侍御史

好布皇華慰遠民
明時出守聖恩新
朱輪擁去同羊祜
紅旆歸來似買恩
遙想下車先問俗
還應入境便

行春九重正選循良吏
露冕如君得幾人

戚維

都官員外郎

又領親民任星車
別紫微隼旗新命重
鶴髮故人稀
雲樹看如畫
風帆去似飛
鄉中諸父老
榮羨錦衣歸

贈宜春易著明

張群

太常少卿

之子宜陽秀文章
甲輩流貧窮
滯鄉國聲價徹皇州
門靜稀來往
詩高寡和酬
俟時幸無悶
知己備蓬丘
謫袁州道中寄子美

憶昨共繫吳門舟
我獨千里君獨留
江花粲爾不同醉
野月娟然增此愁
談笑還令舌本強
詩篇頓覺筆

錦囊滄浪書信無消息鴻鴈來時數舉頭

又寄子美

去年醉到江花老憂患相寬獨與君今日天涯又春色却尋高處望吳雲青紅染出化成寺羅縠翻開秀水紋風物感人音信少眼前雙燕謾紛紛

出宰清江省親秀水

李觀

天關抵清江萍泛七千里心目駐庭闈恍如尋尺爾河伯念微衷風師薦嘉祉澄瀾翼順飈前達堪屈指歸歟膝下懽奚獨老萊子

贈大仰齊師

王雲

大仰古名刹師居正紀中本無一法說須信真體與太虛合心將諸祖同清淨三百載不墜釋迦風

次韻李職方詩有感

休官傲林下蘭珮稱垂腹自得醉鄉趣不憂吟病魚鈎辭美爵鴻弋避華貂應笑貪榮者骨多隨豎鑊

和閩運使以詩見獎吏隱宜春郡詩

祖無擇

狂吟何足話風騷和寡甘降郵唱高敢望與言同子夏競推多可似山濤九成豈後虞韶美一字終虛譽史褒自笑潢汙不盈尺猶將學海去滔滔

送春二首寄呈祖袁州

李覲

去年春盡在宜春，醉送東風淚滿巾。今日春歸倍惆悵，相逢不是去年人。

東君此去幾時來，雪裏梅根待暖回。莫似山家寒蕊甚，蟠桃千歲始重開。

寄袁州曹伯玉使君

王安石 丞相

宜春城郭繞樓臺，想見

林濕濕嶺雲生竹

箇冥冥江雨熟，揚梅散

小入詩就還隨解

使來錯莫風沙愁，病眼

為君開

袁州劉司泚亦和子座字詩因次韻寄之

黃庭堅 起居舍人

袁州司法多兼局，日暮歸來印幾窠。詩罷春風榮草木，書成快劍斫蛟鼉。遙知吏隱清如此，應問卿曹果是何。頗憶病餘居士否，在家無意食羅摩。

送密老住五峯

我穿高安過萍鄉，七十二度遶羊腸。水邊林下逢衲子，南北東西古道場。五峯秀出雲雨上，中有寶坊如側掌。去與青山作主人，不負法昌老禪將。栽竹種松是家風，莫嫌陡絕無來往。但得螺螄吞大象，從來美酒無深巷。

宜陽別元明用觴字韻

霜髯八十期同老酌我仙人九醞觴

術者以吾兄弟皆壽八十近得

重醞法甚妙

明月灣頭松老大永思堂下草荒涼千林風

雨鶯求友萬里雲天鴈斷行別夜不眠聽鼠嚙非關
春茗擾枯腸

贈仰山簡老

簡師飛錫地天外集雲峯挈石松根瘦歌窻竹影濃
山寒侵壞衲澗響雜疎鐘客問西來意無言凭短筇

秀川館聯句一首 并序

番陽洪邁景盧遜自衡岳道宜春買舟東下永嘉

方雲翼景南置酒秀川館餞之邵武黃介景達開
封向瀟巨原歷陽許子紹季韶與焉坐間屬聯送
行且強景盧同之人賦十許韻賓主皆醉不復續
惟巨原止酒不開涓滴獨又唱出八十字以成章
且書之明日以遺景盧云紹興二十七年九月乙

亥景南序

江聲牀搖寒山色窻拘綠方歸舟着沙邊客夢遶鄉

曲 洪簪盃豁秋悲筵開從夜卜 黃黃花散疎籬蒼竹

圍破屋 向詩豪爭擊銅談劇屢消燭 許借君五言城

洗我愁萬斛 方主人意無窮客子去敢速 洪杯寬怯

鯨吞詞溢愧貂續黃注瓦亦傾銀聯珠仍綴玉向天

迴月明洲霜清風隕木許飛齊水擊鵬揮退日斜鵬

方臭味漆投膠芬芳蘭間菊洪味甘一嚮嘗話勝十

年讀黃未用賦驪駒方看舉鴻鵠向行當歲九遷勿

憚畫三宿許妙語子蟬嫣孤蹤吾鹿獨方一老上星

辰三君進鳧鷖洪平生仰高山此夕露騰馥黃飛龍

十九章金馬三千牘向儻非論石渠定是讎天祿許

筆健翻狂瀾辯雄噴飛瀑方抄傳疲小胥侍立倦更

僕洪力舉六鼇連肘運千兔禿方庖厨洗玉盤萍豆

金谷向豈無麟麈羞亦有熊蹯熟同不須羅羶葷

安用窮水陸許搜尋到蹲鴟餽飢兼首宿方但畏涸

樽空寧知更漏促黃勸頻難固辭意厚敢虛辱許一

一罄鉞壘紛紛吐茵辱方茶甘旋汲江火活乍然竹

向聊烹顧渚吳更試蒙山蜀洪清風生玉川石鼎壓

師服黃忍醉興方新語離情轉篤洪明朝轉船頭西

風飽帆腹黃去櫓響嘔啞歸車聲輾輓墨突諒難黔

曹裝行復促便揚武林鑣勿戀番江築聖神攬權綱

賢俊登肅穆向君恩晉接三臣職坤用六方夷路合

騰驥上心資落沃許吾道竟何憂斯文欣有屬洪執

政猶股肱天官乃眉目當階紅藥翻規地青蒲伏遙

政猶股肱天官乃眉目當階紅藥翻規地青蒲伏遙

知此數途歷遍財一感長吟美且箴細酌壽而祝端
期千一逢母諱再二瀆德進朝廷尊河潤京師福前
修庶拍肩能事當繼躅君無廢此篇隨車編卷軸向

定叟弟頻寄黃蘗仰山新芽口占小詩

張栻 右文殿
修撰

瘴雨昏昏梅子黃午窗歸夢一繩牀江南雲腹忽到
眼中有吾家棠棣香

集雲峯頂風霜飽黃蘗洲前水石清不入貢包供玉

食祗應山澤擅高名

坡公貶草茶未為確論予謂建
茶如臺閣勝士土茶之佳者如

山澤高人各有
風致未易庇也

送周子上赴宜春守

胡銓

憶昔昌黎伯直諫氣凜然又聞贊皇公直道薄雲天
堂堂兩宗工蓋世勲無前竭來著此邦仰山同不騫
公今又繼往相望三百年風流雖已矣遺迹儼弗愆
邦風雜未純雕俗還未鏤要須痛一洗與吐作其賢
束吏縛猛虎愛民烹小鮮課為天下最名壓坐中先
鳳尾催歸詔看看下細旃踐槐知不晚聞早促曹鞵

登郡學稽古閣晚望呈曾廣文 蔡楠

簷外州原迴煙中草樹微山城暮吹角客子淚沾衣
歲月經身老行藏與願違歸禽帶落日渺渺背人飛

吏隱宜春郡六首

祖無擇

吏隱宜春郡年豐獄訟稀餘糧委南畝茂草滿園扉
天意憐艱食民心恥畫衣萬家行樂處車馬有光輝
前此二年荐飢 吏隱宜春郡溪山若畫圖織鱗時自躍幽

鳥靜相呼曉浪噴寒雨晴嵐鎖綠蕪漁樵本吾事
搔首重踟躕 吏隱宜春郡山城少客過靜中窺物理

閑外養天和春暖尋花塢宵涼翫月波將迎者誰子
勞逸兩如何 吏隱宜春郡放懷詩酒閑未能慙下

俚幾欲效中山杜甫藩籬窄元稹論李杜之優劣云李尚不能歷其藩籬九

堂與劉伶幕齋慳高吟與沈醉榮辱詎相關 吏隱

宜春郡窮通懶更占矜名遭巧譖晦迹喜深潛昔慕
狂爲聖今師智養恬優游無一事不覺歲時淹 吏
隱宜春郡素飧誠有餘政聲慙遂霸文藻謝嚴徐使
節分銅虎仙廬秘石渠君恩殊未報不敢話歸歟

記萬載風俗

居民覆其屋大半施白瓦山際雨三家如經新雪下
官酤米爲麴釀出成紅酒里社醉豐年便是宜城酎
田中多峭石蒼玉亂歌斜恠似湘中見封域近長沙

次宜春

退之昔臨郡閑暇多文辭偉奇滕王記簡潔湘妃碑

弘中佩廉印謹牒更符移二字何所繫上書方力辭
古今辨名分動爲來世師誰言愈木強吾謂多禮儀
觀風道及此懷賢重悽其所至尋履迹泯滅無孑遺
仰山碧巉巖秀水清漣漪山水有摧竭令名無已時

次萍鄉

地接長沙近鄉名自古聞毛仙千嶂雪玉女一壑雲
拱木干霄上飛泉觸石分霜風萍實老目斷楚江濱

萍鄉卽事

人家白雪中鳥道青雲裏耕斲競畝田漁樵喧會市
綉出羅霄山倒流楊岐水三真不可尋寥寥忽千祀

更想用兵時徘徊甘卓壘

次分宜

分得宜春地東偏一畫屏洪陽仙洞古龍姥故祠靈
雨過溪痕長春回草意青道傍聊下馬揩蘚讀碑銘

南樓觀風

趙資道

習遠浮華氣俗醇農勤稼穡戴星耘一方安堵山無
盜千里鳴絃士有文酌勵止甘靈井水慶豐多在仰
山雲馮唐已老慚歸晚猶策疲駑欲報君

分宜道中

孫覲

老牯挽犁泥沒膝剡剡青秧鉞水出大麥登場小麥

黃桑柘葉大蠶滿筐猿鳥相呼聚儔侶繅絲百箔聞
好語此時物色不可孤勸君沽酒提壺盧

到宜春偶作

阮閱

休向郵亭問短長城西聞有古禪坊莫辭杖屨追隨
樂好輟文書頃刻忙綠蠹未甘同客醉臯盧聊且伴
僧嘗老來詩癖依然在初入宜春第一章

萬載縣

門橫路斷竹為籬

漫瓦屋稀

居人以獨木爲瓦覆屋望之如

雪黃領青腰虛市罷

男子葛布婦人青裙三月一虛其俗頗陋

盡沽紅酒

夕陽歸

土人皆飲紅酒

宣風道上

馬蹄西去夕陽催濃淡寒山翠作堆北鴈無情怕秋
熱帶將寒信過江來

題春波亭

數葉荷衣一短蓑春波亭上倚斜暉無人會得詩中
話凭盡欄干又獨歸

萍鄉絕句

春盡江南歸已遲湘南風雨度花時無因親取湘江
色携看江屏畫竹枝

分宜絕句

扶疎碧樹想吾廬近隔清江幾舍餘少聽光風吹剩
水未妨蕭寺曝新書

宿萍鄉西三十餘里黃花渡口客舍稍明潔
有宋亨伯者題詩亦頗不俗因而和之

朱熹

鼎足爐邊坐陶然共一樽道心元自勝世味不須論
安穩三更睡清明一氣存雖無康樂句聊爾慰營魂

到袁州

馬蹄今日到袁州山木蕭條四面愁多謝晚來風力
勁朔雲寒日共悠悠